

高子遺書



8
889
10





高子遺書卷十一中

行狀

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先生行狀

先生諱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先生生而沈毅迥
異常兒十歲讀韓文諱辯請于師曰然則親名當
諱乎曰然自是每遇南野公諱宛轉避之有不可
得避者輒鬱不樂師問而知之謂南野公曰此子
之志卓矣未通方也如尊名何能諱乎昔韓咸安
王語其子曰吾名忠汝勿諱忠諱忠是忘忠也忘

忠是忘我也自是不諱忠此古人事君得無意乎
南野公喜而呼先生謂曰吾名學汝勿諱學諱學
是忘學也忘學是忘我也孺子志之先生謹受教
年十五六家貧不能延師就讀鄰塾歸必篝燈自
課多至達旦書其壁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
巷不爲貧一日從師說或問禘之說先生曰惜也
或人欠卻一問師曰何也曰假令或人再問子不
知禘之說何以知其說者之于天下如視諸斯
也夫子必有說矣師喜曰作如是觀可讀論語矣

又一日說養心莫善于寡欲先生曰竊以爲寡欲
莫善于養心師曰何也曰心是耳目四肢之主主
人明不受役于色矣主人聰不受役于聲矣若但
向聲色驅除是主與奴競孔子所謂仁則吾不知
也師喜曰作如是觀可讀孟子矣年二十一爲隆
慶庚午補邑諸生第一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其
冬南野公卽世先生居憂當是時先生名滿天下
其于文章斟酌今古獨闢乾坤學者宗之如山于
嶽如川于海而先生退然謂此非吾人安身立命

高子遺書 卷十一
處心所冥契則五經四書濂洛關閩務于微析窮
揆真知力踐自餘皆所不屑矣庚辰服闋應春官
試名在二十廷對舉二甲二名主事戶部與南樂
魏崑溟允中漳浦劉紉華庭蘭以道義相琢磨時
稱三解元江陵相憚其丰采一日謂申相國曰貴
門生有三元會公知之邪日評隲時事居然華袞
斧鉞一世矣相國曰不知江陵因舉三元者三解
元某某也而三先生者果以時事日非相約貽書
申公諷其匡救先生書既具及觀魏劉兩先生書

嘆曰至矣余言贅矣遂止江陵病舉朝若狂爲禱
于神先生獨不可同官危之代爲署名先生馳騎
手抹去之壬午江陵外先生調吏部日孜孜人才
與同僚爲會以所見聞相證遐方下吏巖穴潛德
務于闡人所不知尋以錢太安人年且週甲告歸
讀易春秋者三年丙戌除封司主事丁亥大計京
朝官先是南北都御史久未得人一日特旨辛自
修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海瑞陞南京都察院右都
御史中外相慶聖明英斷兩人真都御史矣當路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不悅也于是御史房寰有疏醜詆海公先生弟季
時適以丙戌廷對觀吏部改遂偕同年彭旦陽遵
古諸景陽壽賢糾之雖各得削籍正氣爲一吐及
是辛公司計所是非皆與時俗忤當路益惡之而
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人有謂何若能去辛
大當執政意卽與辛偕歸公他日不失舊物何大
喜遂訐辛給事陳與郊承風旨竝論辛何抑揚其
語實齟齬辛而辛何果竝罷去先生上言略曰起
鳴之爲君子爲小人其訐自修也果有據果無據

而御史高維崧等之合糾起鳴也爲公爲私此皆
章章較著者也皇上爲起鳴罷自修謝之矣而又
降及維崧等四御史何歟皇上以爲用人出自朝
廷是也今起鳴訐自修則罷自修訐維崧等則降
維崧等可謂出自朝廷歟自修之賢與否臣姑無
論職司考察反被中傷大計重典一朝而壞亦姑
無論惟是以維崧等之疏出自承望則臣以爲謬
矣邇年以來猜忌繁興讒誹殷積幸而昨者本部
奉旨考察不問恩怨一秉至公命下之日中外翕

然稱服以爲我皇上之明二三執政之有容如此亦見人心之公昭昭不泯而挽回有幾矣何意復覩是紛紛乎在起鳴旣疑以宿釁蒙垢在自修又疑以忤時招尤在起鳴旣見以有援而巧爲排在自修又見以受屈而急于辯皆過矣顧獨坐維崧等承望邪卽爾彼給事中陳與郊等淡詆自修又何爲者爲今之計臣以爲莫若各務自反而已起鳴當思何以爲眾論鄙自修當思何以爲儕友猜維崧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召侮與郊等當思何以

言出而啟疑至于執政大臣尤應倍加簡省風厲百僚若無若虛孜孜汲汲積而久之精神透徹誠意孳如本無偏好誰能求同本無偏惡誰能求異雖褊心銳氣皎皎而負爲高者亦慚悔而愧然自失矣先是御史甘士价進和衷之說其指甚美第不務拔本塞源而徒欲調停于聲色之間其究非疆上以徇下則疆下以徇上此臣之所以不容已于言也臣又見今之時非科道而建言者必詬之曰出位曰好名又曰是爲進取之捷徑耳不然則

高子遺書 卷十一
又曰是多行不韙計畫無之聊借以蓋醜而脫計
網也斯四者亦誠有之而不可不求其故也明興
二百餘年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之詩詞宋
之理學竝彬彬稱隆而獨言官之氣稍不振天下
多故危言讜論徃徃出于他曹卽如我皇上泣祚
故相張居正用事數年之內言官有相率讚頌耳
保畱耳祈禱耳吳趙鄒沈王艾之儔何寥寥也又
如近日維崧等合糾起鳴本屬公議及皇上詰責
所以輒惶恐推避莫適爲首謝罪不暇竟無能自

見始末開廣聖心誠令維崧等披露情愫曉暢事
實章晰諗理剴篤言辭皇上一覽而悟未可知也
臣甚惜之由此觀之使言官不爲利誘不爲威惕
無事不瑣屑以取厭有事不依回以取容牽裾折
檻時不乏人他亦無繇而奮其說矣然則使人之
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爲也夫人情無不喜順
而惡逆況居尊顯者乎其喜能令人榮其惡能令
人辱有一人焉端言正色侃侃不顧安得而不名
高名高矣而當之者苦于不堪厭恨之廢棄之摧

高子遺書 卷十一
折之則天下皆沸然不平于其心一旦時移事改
是非論定夫安得而不加殊擢也是故抑者予其
揚者也屈者藉其伸者也退者佐其進者也假令
其言是恟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錄其長
不疵其短褒其直不嗔其狂用其言何必計其人
不用其言何必疾其人審如是人人而能言也何
名可賈何利可徼而亦何醜可蓋非徒然也而我
反因之獲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之
得以賈名得以徼利又得以蓋醜者廟堂之爲也

至于建言之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鈴束遇事發
憤徃徃過當聽者方內懷不服退而詢其行事又
不足以滿其意則曰爾以古人畜我何不以古人
自畜而承望意指者又因而媒孽之尋垢索瘢無
所不至于是遂置其言不復采而笱賤其人假令
士能潔躬修行入不媿妻子出不媿朋輩則其人
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無聽然則使人之得以舉
而納諸羣詬之中者建言者之爲也故臣以爲亦
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暇以言爲罪下何

暇以言爲高惟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先是科臣楊廷相欲痛懲矯激之非臣愚以爲將來之患正恐不在矯激如曰曩居正用事宜尚異今非其時也宜尚同則唐虞之際猶然朝有吁咈野有誹謗而孔子亦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不以唐虞有道望斯世斯民而僅僅較短長于居正柄國之日此臣之所痛也疏奏有旨切責謫湖廣桂陽州判官時王京兆麟語人曰顧勳部折衷辛何甚當自反之說拔本塞源吾輩當各寫一通置座右陳司寇雨

亭公謂王婁江曰顧勳部立論最公何以不免婁江艷然曰渠執書生之見徇道路之言焉知廟堂苦心司寇曰書生之見當守道路之言當采勳部苦心亦不可不察也先生之桂陽其士人皆進而問業先生以桂陽爲椰子厚蘇子瞻兩公謫居莊定山先生亦謫于此大有惠德于民題所居曰媿軒志媿前哲又以柳氏文而已蘇未離乎文莊庶幾離乎文矣淡媿文字外無以益桂陽多士其先行後文類此戊子司理處州府先生念太安人不

欲行太安人不可會季時授南康郡博季時曰叔出季處乎即日乞休而先生至官專務教化有兄弟訟數年不洩者呼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而恚不以為怪何也既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為吾扑若弟謂其弟曰為我扑若兄兩人相顧愕然先生故促之兩人叩首請曰曩者官為析曲直故不服今我服矣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先生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時蔡御史按浙不敢以

吏事見先生假之差歸己丑居太安人憂辛卯復司理泉州壬辰計羣吏先生舉公廉寡欲為天下司理第一尋擢主事考功銓司出而再入者自先生始是年詔三皇子竝封先生倡四司上言略曰伏見皇上思祖訓立嫡之條欲暫將三皇子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于此知皇上有惕然不敢自專者而必以上合聖祖之心為安也又見皇上諭輔臣王錫爵等朕為天下主無端受誣于此知皇上有懔然不敢自適者而必以下

高子遺書 卷十一
合天下之心爲安也惟是待之一言皇上之所據以爲得正天下之所共據以爲失此吉凶之原安危之幾不可不蚤辯而慎防也夫太子天下本立本所以不忘天下也豫定所以固本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是也待嫡非也就見在論嫡之有無是也待將來論嫡之有無非也夫待之爲言也濡滯而不洩懸設而難期撓不刊之典潰不易之防墮不攜之信叢不解之惑聞不救之釁貽不測之憂甚不可也皇上之稱祖訓惓惓矣顧其所載

立嫡待嫡二條意各有主質以建儲之事判然不類皇上第以其合于己意援而附之爲遵祖訓乎爲悖祖訓乎其不可一也我朝建儲家法東宮不待嫡元子不竝封廷臣言之甚詳皇上以其不合于己槩置弗省豈皇上柅得之見有加于列聖之上乎其不可二也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太子之元子稱太孫天子繫乎天也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也太孫繫乎祖也父子祖孫一體也主鬯承祧于是乎在不可得而紊也今

欲竝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繫乎無所繫則難乎其爲名有所繫則難乎其爲實其不可三也皇上亦曰權宜云耳夫權者不得已而設之也元子升儲諸子分藩于理爲順于情爲安于分爲稱于訓爲經有何疑顧有何牽制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鈞大偪所繇也豈細故哉而姑任之其不可四也皇上以聖祖爲法聖子神孫以皇上爲法皇上尚不難翊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無乃誤萬世之大

計乎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是凡皇子皆東宮也無乃釀萬世之大患乎其不可五也皇后者與皇上共承宗祧期于宗祧得人而已宗祧得人而皇后之職盡矣豈必有嫡而後爲悞夫皇上以父道臨天下者也皇后以母道臨天下者也一體也皇上之元子卽皇后之元子雖恭妃不得而私之皇上之諸子卽皇后之諸子雖皇貴妃不得而私之統于尊也今庶民之家妾之有子亦以其妻爲嫡母豈必自己出而後爲子又豈必如輔

高子遺書 卷十一
臣王錫爵之請須拜而後稱子哉皇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爲此區區其不可六也況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于二十年俄又改于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月爲期也今日以待嫡嗣則未可以歲月爲期也德音方布而忽更聖意屢遷而彌緩非因豫瀆非因眾激何以謝天下其不可七也夫爲天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爲心自竝封之命下一日之間叩闕而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于里巷小民亦悵然若失愕然若驚聚族而議也是孰

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元輔王錫爵擔當錫爵夙夜趨召而來正欲爲皇上定此大事排羣議而順上旨豈所謂擔當惟是矢志積誠必欲納皇上于無過之地乃眞擔當耳不然皇上尚不能如天下何而況錫爵哉其不可八也皇上神明天縱信非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皇上方以爲無端受誣天下且以爲無端反汗無端受誣豈惟皇上有所不堪臣等亦爲皇上不堪無端反汗豈惟臣等不能爲皇上

高子遺書 卷十一
解皇上亦不能爲臣等解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其不可九也凡此皆待之一言爲之也伏願皇上反觀長慮以成憲爲必不可違以輿情爲必不可拂以初命爲必不可爽以新諭爲必不可行皇元子早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併錫王爵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廟之福祉稷之慶萬世無疆之休悉萃于此矣又自爲書貽婁江公曰昨請教冊立之事實百其難明旨一定何以轉移人情洵洵何

以鎮定上欲不愆于明旨下欲不駭于人情故曰難也究竟則請期一著尚自可圖然而非閣下莫能任蓋自萬曆十四年以來廷臣之以建儲請者不啻數十疏而皇上之旨亦幾變矣然曰待二三年則二三年而已也曰待過十齡則是至十齡而已也曰二十一年則是二十一年而已也期未至而請之皇上得執激擾以爲辭期既至而請之皇上亦何辭以謝天下此遷延之法可得而窮者也今者以待皇后生嫡子爲辭從今以徃復何所據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以請乎此假借之法不可得而窮者也閣下試端
意而思之皇上之旨所以屢遷者何也建儲盛典
也九廟式靈兩宮欣願百官萬姓之所瞻企而言
及者輒獲罪若有大不滿其意者何也亦可推矣
三王竝封耦尊齊大亦可觀矣閣下不念之邪昔
者秦皇漢武甯不蓋世之雄一念小偏優墮入婦
人女子之手雖二君孰意及此乎若曰有嫡立嫡
無嫡立長兩語炳若日星誰能奸諸則長幼有序
之說明旨不啻再見何至今日乃更益立嫡之條

重之以祖訓藉之以中宮彌縫轉易挽回轉難歲
復一歲有何底止竊以爲竝聽九卿科道仍尊屢
旨合辭以請而閣下從中調停懇示定期卽甚遲
不得越一年庶幾聖心確有所主不開窺伺之端
人心專有所屬不萌二三之釁議論方囂而復定
國本幾搖而獲安眞閣下事矣脫或一請不得當
至于再至于三又至于十百至于去就可也至于
死生可也若乃皇上懸不必然之說以蓋其立長
之成命閣下又操必不然之見以成其立嫡之託

高子遺書 卷十一
辭交相爲負非所望于今日君臣也癸巳內計功
郎趙儕鶴先生乘至公從事執政弟弗顧也執政
所庇弗顧也太宰甥弗顧也己之姻弗顧也計典
出人謂二百年來未有慊于輿情若此者而先生
與李公元冲實左右之政府大恚趙先生乘劉黃
門道隆疏論科道拾遺者不宐畱用遂票旨切責
降調先生與元冲公上疏曰頃者皇上切責吏部
專權結黨趙南星降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
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磨惟茲內

計之典始而咨詢繼而商榷臣等皆與焉至于議
畱虞瀆熙楊于庭二臣臣等亦以爲該出憐才嘗
從史之今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南星一意奉
公不以情庇不以勢撓庶幾少挽積風以報皇上
而竟不免于罪況臣等自揣才識不逮南星遠甚
其迂戇椎魯又或過焉若復靦顏在列將來招釁
速戾有不止于南星者然則與其去南星孰若去
臣等與其畱臣等孰若畱南星伏惟皇上擴天地
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

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悵被察諸人之心
儻始終以爲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席無令
南星獨蒙其責不報無何先生司選以扶陽抑陰
爲體以不激不隨爲用于婁江公待以至誠每事
必告冀轉移之而一切推用賢才與世牴牾者公
所陽諾實所陰尼先生覺其機惡值公假沐推孟
公一脈王公德新不以告疏上輒下矣公又陽喜
謂先生曰主上朕兆殊佳自此正人亟宜推用先
生又覺其機惡曰幸有好朕兆正不須急激聒也

無何而會推閣臣之命下矣先是先生在勳司適
鄒南臬先生請去婁江曰昨文書房傳旨云放去
先生曰不然若放去果是相國宐成皇上之是該
部宐成相國之是若放去爲非相國不宐成皇上
之非該部不宐成相國之非公語塞竟疏得畱用
又一日太宰孫公立峯罷推代者時少宰趙公定
宇署篆婁江屬以首推大宗伯羅康洲萬化先生
曰不可內閣者翰林之結局冢宰者各衙門之結
局今天下大勢折而入內閣矣況可併冢宰據之

乎選郎劉用齋曰嘉靖間不嘗用呂餘姚嚴常熟乎先生曰是時威權在世廟斷自聖心則可今日威權在內閣出自相指不可我太祖罷中書省而設六部惟恐其權之不散嚴分宐以來內閣合六部而攬之惟恐其權之不聚散則互鈐權臣不得行其私國家之利也聚則獨制各人不得守其職權臣之利也安危大機于是乎在如之何背聖祖而從分宐乎況徃者內閣之推徃徃用各衙門不專翰林卽冢宰兼翰林亦得今不能以內閣與各

衙門共而更以冢宰與翰林共其亦頗矣故論用人大道止當問其孰可內閣孰可冢宰不可問其孰爲某衙門論救時大機通冢宰于翰林其勢易通內閣于各衙門其勢難不可不深計也劉聞之愕然因與先生謁少宰少宰曰業已成議且近有吳鎮訐絕婚事奈何先生曰國家大事甯避小嫌自王楊相繼在部其于內閣指使若奴婢至陸平湖始正統均之體孫餘姚遵而不變內閣切齒相繼免歸千思萬算出此一著吏部內閣合爲一家

高子遺書 卷十一
其禍不可勝言矣昔高中元以內閣兼冢宰一日
進閣一日進部是以全身爲分身也今內閣用其
本衙門爲冢宰是以分身爲全身也作用若殊巧
妙則一竊恐日圍其穀中而不知耳趙悟曰如公
言利害乃爾遂徃言于婁江婁江曰誰爲此議曰
顧稽勳公無以奪而冢宰得陳公心谷矣婁江嘗
一日謂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
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爲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爲
是先生曰外間亦有怪事公曰何也曰外論所是

內閣必以爲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爲是相與笑
而罷及是推閣臣陳公心谷謂先生且勿言各疏
所知各疏七人皆合而首舉舊輔王對南先生又
皆合陳大喜令先生言之婁江婁江大恚曰何不
舉康洲曰外論不與者半脫言官言之將自認乎
推閣下認乎推閣下認何用吏部自認又何成吏
部二者皆所不敢出也婁江益恚曰前推羅君冢
宰君謂翰林只宜推內閣今推內閣又不可何邪
先生曰前論事今論人也婁江復屬相國趙蘭溪

言之先生曰公論所在司官不敢誤堂官也復自
貽書于陳陳曰公論所在本部不敢誤朝廷也少
宰趙心塘羅之門人也又言之陳陳曰此非本部
所得專也又言之先生先生曰此非本司所得專
也趙謂陳曰明日會推必推之陳笑曰堂官口司
官手二百年故事也假令老先生舉口而司官不
舉筆作何收拾及會推王給諫彈羅疏亦至而婁
江必不容先生矣遂削籍歸給事遂公確齋上疏
極論謂憲成以直道被席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

楊巍也者則不能一日爲太宰非如徐一禎謝廷
宗劉希孟也者則不能一日爲司官臧否混淆舉
措倒置將使黜陟重典爲權門供愛憎銓衡重地
爲私門樹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勸
懲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確齋亦黜先生嘗曰天
下事君相同心方可爲其次閣銓同心亦得一半
今皆無之止有三十巡撫十三提學可選擇而使
若盡得人士習民生庶幾小補方日夜孜孜焉當是
時太宰則宋陸孫陳四司則王秋澄公教鄒大澤

高子遺書 卷十一
公觀光孟雲浦公化鯉儕鶴先生以及先生皆極
一世之選雖人不竟用而賢賢相續後先一道至
先生司選而人心益蒸蒸日上變矣然中貴人干請
不行柄國者好惡相左兩者合而爲一陽施陰設
不盡逐之不已自先生去而隄防盡洩識者不能
不歎息痛恨云先生歸且以積勞成疾頭岑岑暈
眩作楚乙未春幾殆諸子環泣先生張目曰人有
來處應有去處夫何傷已忽蘇吟詩曰茫茫大化
任推遷消息盈虛總自然若欲箇中生去取請觀

四十六年前越丙申丁酉始漸愈病中體究心性
愈微故劄記始于甲午戊戌始會吳中諸同志于
二泉之上與管東溟辯無善無惡管之學一貫三
教而實主佛學先生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
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了然
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辯四字于告子易
辯四字于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麤佛氏見性微
也辯四字于佛氏易辯四字于陽明難在佛氏自
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實教也其言曰自古聖人教

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然旣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

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陽明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埽卻爲善去惡矣旣已埽之猶欲畱之縱曰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爲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肯聽旣已

高子遺書 卷十一
拈出一箇虛寂又恐養成一箇虛寂縱重重教戒
重重屬付彼直見以爲是爲眾人說非爲吾輩說
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
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異之
以所樂而復撓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
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于忽下一
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羅念翁曰終
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以爲外道使陽
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翁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

惡學者以虛見爲實悟必憑此語如服鳩毒無不
殺人海內有號爲超悟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
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
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于鳩毒
四有之說主工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
人法而昧者遂等之于外道然則陽明再生目擊
茲弊將有摧心扼擊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
乎先生之說甚詳見證性篇于是先生時時謂攀
龍曰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無講習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之所乎錫故有東林書院宋龜山楊先生所居楊先生合蕭山歸來依鄒忠公志完于毘陵忠公尋卒依李忠定公伯紀于梁溪凡十八年徃來毘陵梁溪間棲止東林闡伊洛之學後廢爲僧舍邵文莊公圖修復之不果及是先生弔其墟慨然曰其在斯乎遂聞于當道葺楊先生祠同志者相與構精舍居焉甲辰冬始會吳越士友先生爲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爲教要在躬修力踐嘗言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容易落在口可邊去故先行後

言慎言敏行之訓恆惓惓焉至其自道不居仁聖卻居爲誨看來說聖說仁聰明才辯之士猶可覓些奇特逞些伎倆逞些精采推到不厭不倦處便一切都使不著然則孔子所謂工夫恰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議論而已深慮世之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于不思不勉當下卽是皆令查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勘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皆先生喫緊爲人處也丁未婁江相再

徵先生寢爲祖道執其手曰有君如是何忍負之
鄭重丁寧至于再三至于涕泣不覺大聲而評室
中盡驚而淚且漬枕矣先生不忍虛此一段誠意
遂述麻言貽之弗省也戊申詔起南京光祿寺少
卿先生商諸同志或謂宜行或謂宜止先生曰仕
宦甯退毋進吾衰矣當從其退者遂乞骸骨而會
太宰孫立亭公有不察于沈司馬繼山李司徒修
吾先生曰太宰爲人所誤乙未之事可歎已今或
自執所誤則前誤遂不復贖公之晚節可惜天下

亦承其敝吾身在進退之間此大窾窾可以完三
賢撤一網遂爲書貽公當是時司徒已見彈射白
之政府然與時局忤甚遂憎茲多口朝論紛紜海
宇震撓或謂先生宜有以自明先生報曰讀南北
諸君疏有爲之躍然以喜者矣何喜也喜聞善也
有爲之赧然以恥者矣何恥也恥溢美也有爲之
悚然以懼者矣何懼也懼滋競也有爲之愀然以
憂者矣何憂也憂激禍也然則凡曲直吾者皆提
策我者也凡提策我者皆玉成我者也尚不知何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修可以副德意之萬分一而何較哉東司徒曰赤
金在烈焰中借火之力得真色見于世亦如我輩
借諸賢力得真身見于世諸賢誠有功于吾輩古
人所以拜昌言也凡先生之爲自反類此蓋先生
謂當江陵時吳趙沈鄒諸君子出萬死力爲宇宙
扶植綱常魏中丞見泉公爲侍御時論科道積弊
侵張蒲州相國落職李司徒抗疏救之亦落職自
後司徒馭歷中外吳浙諸相無有悅之者四明銜
之獨甚及鑛稅事起豺狼彌天司徒屹然扼南北

之衝江淮千里民恃以無恐而不思亂此其人誠
世道所賴故于朝于野惓惓爲天下共惜其實誠
見其大也先生每謂吾之觀人于尼聖得五案焉
進有非刺之狴狴退無非刺之鄉愿一也大受小
知二也察眾惡三也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不
如不善者之惡四也觀過知仁五也若夫朋交情
好非所以論先生矣而先生豈區區以朋交情好
爲門戶角立于天下者耶嘗見其貽所知書曰竊
觀近局誠若久炭弟從旁靜察亦只是始于意見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之岐成于意氣之激耳未始不可轉移聯合也誠
欲爲之轉移聯合蓋有道焉局內者置身局外以
虛心居之乃可以盡己之性局外者宜設身局內
以公心裁之乃可以盡人之性何言乎虛也各就
己分上求不從人分上求也各就獨見獨知處爭
憊不就共見共知處爭勝也何言乎公也是曰是
非曰非不爲模稜也是而知其非非而知其是不
爲偏執也夫如是將意見不期融而自融矣何所
容其岐意氣不期平而自平矣何所容其激其于

國家尚亦有利哉乃若自責則輕以約責人則重
以周所愛則惟見瑜且併其瑕而瑜之所憎則惟
見瑕且併其瑜而瑕之在事之人旣然持議之人
復然如水濟水如火濟火是化君子而小人化一
家而敵國也是舉百年有限之光陰盡用之于相
爭相競而不用之于相補相救也是舉兩下有限
之精神盡爲各人區區之體面用而不爲君父赫
赫之宗社生靈用也豈不惜哉先生之用心如此
先生孝友慈惠渾然天成父南野公豪傑士也不

能餽其口顧慨然慕范文正公爲人先生爲諸生有司餉膏火資公謂士不受人憐必謝去之爲悞先生斤斤奉以周旋高邁夙成者以此先生兄弟四人公命伯仲治生叔季治經治生者佐治經者故先生與季時不問生產仲公有心計多天幸箸稍稍起其末年兄弟各念南野公之慕范公而齋志長終也捐產以贍其族之貧區之役君子謂人有其志則天遂其事已先生于兩兄嚴之如父于弟資之如友一動一止無不自仲肩之一字一句

無不自季參之而東林之勦經紀者仲也切磋者季也先生曰吾多助于兄弟如是幸矣夫于宗親有養之終身者有及其再世者于師生養外殯之于友鬻齏之交無不自首相歡卽有緣而爲利幾敗其名者夷然不問也于同邑之宦于四方者必默爲提挈有一長可見者必力爲表章其人不知也于兄弟之子愛之如子教之如父有前後母者有嗣嫡者必使各得其所曰吾以兄弟視諸孤猶之子也以吾父母視諸孤均之孫也何前何後何

嗣何嫡念其伯兄少獨勤苦思得報而無從伯之
諸子試有司必爲通名曰試士公典也吾念吾兄
而聊通諸子以備采擇私情也于子則絕不爲干
請嘗戒其長君曰凡爲父兄莫不愛其子弟莫不
願其讀書進取今府縣考童生吾始終不欲以汝
名聞于主者非恕也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
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
道箇求字孟子齊人一章便是此字行狀讀
之汗顏不可作等閒認也就命上看窮通利鈍墮

地已定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那箇不要做秀才
到底有箇數在若可以勢求可以賄求那不會求
的傻漫分造化亦炎涼矣就吾分上看本無尺寸
之長賴祖宗之庇倖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邱山
之罪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杜昔大聖大賢徃
徃厄窮以老甚而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
不啻過分矣更爲汝干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
但杜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到底工夫透徹科
甲亦自不難何有于一秀才若尤肯尋向上去要

高子遺書 卷十一
做箇人卽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布衣都
成大儒至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連科甲亦無
用處何有于一秀才汝試繹而思之識得此意省
多少閒心腸省多少閒氣力省多少閒悲喜便是
一生真受用也先生于世無所嗜好食取果腹衣
取蔽體居取坐臥不知其它四壁不墜庭艸不除
帷帳不飾一几一榻敝硯秃筆終日儼然冥坐讀
書四方酬答而已憂時如疾痛好善如飢渴無所
不坦易至關綱常者毅然執之不移無所不渾厚

至關邪正者井然辨之必悉蚤見也又不以成心
逆物疾惡也又不以己甚求備語言簡重喜怒希
形常曰極論中和位育之脈吾輩一顰一笑一語
一默扯扯與天地相對越與萬物相往來何容兒
戲未嘗絕郡縣竿牘而非一方之冤抑不告未嘗
絕當路交際而辨貨取之介最巖丁儀部長孺見
一選司老胥屈指最廉正者曰吾目中所見陳尚
書心谷孫尚書立亭顧選君涇陽孟選君雲浦而
已先生之學性學也遠宗孔聖不參二氏近契元

公確遵洛閩嘗曰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又曰心不踰矩孔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之小心也此其學之大旨矣先生有絕人之資其于世也百家眾技當無所不臻其妙而獨以全力用之于學一切伎倆不得而岐之故其功專其于學也百家眾說當無所不造其微而獨以全力用之聖學一切元妙不得而岐之故其學純于凡五經四書直從神情血脉字字咀嚼故密察不差毫髮于凡聖賢豪傑直從皮毛骨髓人人對

勘故權衡不爽錙銖嘗曰周元公之于道至矣所以爲之推行其道使得昌于當時者程伯子也所以爲之推明其道使得傳于後世者朱晦翁也元公藏諸用其源淡兩先生顯諸仁其流遠又曰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鼎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隆之兆也微元公孰爲之開厥始流傳最久分裂失真有禪而儒有霸而儒有史而儒此吾道將渙之兆也微晦翁孰爲之持厥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攀龍亦曰自孟子以來

高子遺書 卷十一
得文公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來得先生又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先生自甲午以來見理愈微見事愈卓充養愈粹應物愈密從善如流徙義如勢殆幾于無我矣吾推其志必也友一鄉之善友一國之善友天下之善友萬世之善其不然者曰小家相先生不屑矣必也堯舜其君皋夔其相唐虞斯世孔孟吾徒其不然者曰第二義先生不屑矣天假之年進不可量天假之位用不可量壬子五月廿又三日以微疾恹然而逝得年

六十有三昔人于明道先生之亡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吾于先生亦云所著有藏稿二十二卷劄記十二卷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商語行于世尚存劄記三之一藏稿十之三還經錄證性編桑梓錄未刻甲寅冬公嗣與淳等以母朱太安人命厝先生于賢關橋而令攀龍次其言行請誌銘于南皋鄒先生竊惟天生非常之人必有以也不命之平治天下則命之平治萬世如涇陽先生者謂天無以命之乎不宐使之與于斯道謂天有

以命之乎不宐使其窳于斯世意者所命杜此不
杜彼歟則無涯之日自今伊始何以使之信而可
傳邪今天下可以徵信先生使傳于後世者舍南
皋先生誰與歸故敢九頓以懇

顧季時行狀

季時諱允成別號涇凡卽世所知涇陽先生母弟
也季時少敏慧頗好弄年十四從師少荜張公習
舉子業弗善也以語季時父南野公公曰是兒非
落人下者師笑曰吾亦知之不激不奮耳公然之

令更他師居半歲季時忽謂涇陽先生曰弟知過
矣請歸稟繩墨先生大喜請于張公復之眾未信
久之果如所言先生問季時弟何感遽如是季時
曰恐傷兩大人心先生曰此是爲人根子久之業
日進萬厯己卯舉鄉試癸未舉會試丙戌大廷對
策指切時事不少諱其略曰陛下所以策臣者無
慮數十百言究其指歸賞罰二科而已夫賞者勸
天下之法然有不倚于賞者所以勸天下之意也
罰者懲天下之法然有不倚于罰者所以懲天下

之意也今賞罰之法甚具然而德澤不究法令不行此無異故則聖制言之矣所以風厲之者非其本督率之者非其實也本也實也卽臣愚所謂意也竊觀當今之勢而根極其體要所以累皇上之意者大幾有二明以好示天下而此二者恆陰移其所好明以惡示天下而此二者恆陰移二者何也曰內寵之將盛也曰羣小之將逞也夫人主崇高富有無一不足以厭其欲昏其志而惟色爲甚聖王之所亟遠也昨者皇上以鄭妃奉侍

勤勞特冊封爲皇貴妃大小臣工不勝其私憂過計因而請冊立皇太子因而請加封王恭妃皇上不溫旨報罷則峻旨譴逐矣夫皇太子國之本也忠言嘉謨國之輔也兩者天下之公也鄭貴妃卽奉侍勤勞以視天下猶爲皇上一己之私也以私而掩公以一己而掩天下亦已偏矣偏則皇貴妃或得以愛憎弄威福于內其戚屬或得以愛憎弄威福于外閹人侍妾又或將乘其偏而得以愛憎弄威福于內外之間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爲皇

上之好惡用而爲內寵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人主雖甚神聖其聰明不足以徧天下將必有所寄之寄之得其人則安不得其人則危非細故也邇年以來皇上明習政務聽覽若神蓋辨及左高察及淵奐幾于徧矣竊聞之道路徃徃二三羣小伺察而得之此可謂寄得其人耶皇上非不知不得其人而姑寄之者其亦有不得已也蓋曰朕向以天下事付張居正而居正罔上行私一時公卿臺省從風而靡外廷之不足信明甚故寄耳

目于此輩示天下莫能欺也臣以爲不然善爲治者以全而收其偏不聞以偏而益其偏皇上懲居正之專散而公之于九卿可也若聚而寄之于此輩則居正之專尚與皇上爲二此輩之專且與皇上爲一救之難爲力也不更倍乎且此輩之始用事適皇上銳精求治之初彼方見小信以自結其所指陳類依公義猶若未害久則陽公而陰私矣又久則純出于私矣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爲皇上之好惡用而爲羣小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

高子遺書 卷十一
可也德澤之壅法令之尼有繇也臣愚以爲欲效忠于皇上當自今日始欲效忠于今日當自兩者始時讀卷官大理何心泉者諭于眾曰此生作何語邪真堪鎖榜矣大學士婁江王公取閱之稍易置二百十三名季時退自傷以爲不幸不達皇上卽達外不恨矣適南京右都御史剛峰海公屢爲房御史所詆季時憤曰臣下皆自處于私柰何望皇上無私也于是與彭公且陽諸公景陽合疏言之數其欺妄之罪凡七且曰人固有倉穢自肥而

幸人之不我攻者矣未有執己之貪而不畏人攻反欲攻人之廉且昌言于君父之前者夫欲天下人爲寰甚易爲瑞甚難寰身享貪饕之利而反得笑瑞之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昔司馬光言小人傾君子其禦之之術有三曰好名曰好勝曰彰君過而已今觀寰之詆瑞千有餘言槩不出此曰欺世盜名非所謂禦之以好名者乎曰居己獨清非所謂禦之以好勝者乎曰貶奪主威損辱國體非所謂禦之以彰君過者乎以寰之詆瑞吹毛求癩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一
宜無不至而所據者不過如此適足以明瑞之無
它瑕玷而寰之陰險窺覘亦無所用其狡也陛下
方重瑞惜瑞借其人以風天下而寰乃欲逆銷天
下之氣節抑忼慨之士令無容足之地是陛下之
所褒寰之所必斥也士君子之所師寰之所必擯
也以此仇正無恥之人晏然居師表之位驅天下
之士而入于詔詐臣等有裂冠冕而去目不與之
竝立于朝也臣等新進小生發天下之清議雖寰
有姦如山不可動搖然公論既明人心自忭寰雖

頑鈍無恥亦何面目一日立于東南諸士之上乎
臣等何仇于寰何私于瑞但恐是非之公鬱而不
宣一瑞尚不足惜如瑞者相繼而指爲邪則君子
之道日消矣一寰尚不足畏如寰者相繼而傾賢
能則小人之道日長矣剝復否泰之機于是乎杜
不可不爲之深慮也疏奏得削籍歸會南太僕繼
山沈公南臺警亭陳公直指厚齋荆公先後奏薦
戊子奉旨起江西南康府教授季時念其母錢太
安人老又善病不忍去左右遂致仕無何丁太安

高子遺書 卷一
人憂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累遷禮部儀制司主
事有詔竝封三王于是又與張公文石等合疏言
之已而考公郎趙公儕鶴司內計盡公不撓盡黜
當路私人當路銜而計去之于是又抗疏言之謫
光州判官季時無論立朝卽伏處田野乎其憂國
憂時無一念不于君父傾注無一事不思于世路
隄防先是己丑薛元臺因南都耿總憲定向以不
送揭帖參御史王公藩臣疏劾其阻塞言路當路
大恚之座師內閣潁陽許公輒疏論元臺吏科都

給事陳海甯復望風排擊季時間之仰天浩歎上
書許公曰閣下憤進士薛敷教之觸事陳言至以
貢舉非人自劾且欲皇上敕下九卿科道各陳紀
綱何爲而正風俗何爲而溘允以爲無庸謀之九
卿科道也朱子謂紀綱之所以振以宰執秉持而
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天下之人自將各自
矜奮互相勸勉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
然則紀綱之正風俗之溘不在于以勢相脅在于
以道相成不在于使人不敢言在于使人無可言

耳近見吏科陳給事中言路一疏悍然以言路自任而謂出于臺省爲蕩蕩平平不出于臺省爲旁蹊曲徑不知言路者天下之公非臺省之私也出于公卽蕩蕩平平出于私卽旁蹊曲徑陳三謨會士楚輩曷嘗不臺不省不言竟以爲何如也其云今日爲臺諫者無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謂塞雖一學究得上書一市井傭奴得擊鼓而訟言路不可謂塞卽一二誤撻聖怒相率營救舉得畢其忌諱之言言路不可謂塞其說美矣然言者如李君懋

檜劉君志選高君桂饒君伸等何不問其相率營救也豈惟不救或攘臂而助之攻無它此皆撻宰執之怒犯臺諫之忌諱者也間有一二上撻聖怒相率營救乃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其上書擊鼓之云又無能爲宰執臺諫重輕者耳以此而遂謂言路不塞雖張居正時此路固未嘗塞也何謂壬午以前爲諱言壬午以後爲輕言也其云近時行險僥倖之徒託身言路功名富貴操左券而收故躁妄者爭趨頑鈍者爭附以允所

觀記如前五人外其建言者不過黃君道瞻盧君洪春王君德新及允兄憲成以庶官之夥三四年之遙僅僅幾人而止何名爭趨何名爭附何名舉世輕言也其以建言爲釣名爲掩過爲躡位爲取捷徑夫是非有真名亦何易釣過亦何易掩也卽如彼附曾王反罵曾王天下終不信其非權門之客昏夜受遺白日請禁天下終不信其非壘斷之夫至于躡位捷徑之說則徃時建言諸公信有二要亦晚節不終務爲容悅抑一節自喜喪手刃

觀者耳設守其故吾矯矯不變則進退維谷未見其位之躡徑之捷也信若彼言必使天下盡效彼無違夫子以順爲正京堂美職操右契而收乃爲不躡位不捷徑耶且近時建言者每每有躬而云非無事而喟然歎也儻臨江父老罪無可矜則道瞻不言儻皇上不廢郊祀則洪春不言儻何尚書起鳴不構陷辛左都自修則德新等不言儻邵給事庶不請申出位之禁則懋檜等不言儻戊子順天科場毫無弊竇則桂等不言儻耿右都定向不

高子遺書 卷十一
逢迎當事而以先發後聞參王御史藩臣則敷教
不言何得詬建言者不啟蟄而雷鳴不嚮晨而雞
號也其云今日時異勢殊既無嚴嵩張居正之威
福又無馮趙曾王諸人之阿比何得有楊繼盛艾
穆鄒元標之忼慨夫以堯舜之世克艱不輟誨慢
游不輟規贊襄不輟勸損益不輟警其亦何嘗不
忼慨也豈如彼狂于陳三謨曾士楚之從容便以
忼慨爲奇而謂堯舜之世無得有是乎且彼乞墦
勾子反復趨附以苟饜足自其常態宰執大臣富

貴已極豈有未饜何苦爲彼曹所弄徒以益人之
富貴而損己之名實哉又見童儒試于有司奔競
成風孤寒徃徃擯于府試致書邊南亭郡伯言之
豐城李見羅先生坐雲南報功事被逮麗于大辟
輿論冤之廣東布衣翟從先欲詣闕申救不遠三
千里特過涇上商于季時季時喜曰甚善布衣又
欲進澄海唐曙臺所輯禮經于朝季時卽復喜曰
甚善竝爲代具疏艸平生所深惡者鄉愿道學謂
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將弑父弑君種子暗

布人心一日喟然發歎涇陽先生曰弟何歎也曰
吾歎夫今人之講學者先生曰何也曰恁是天崩
地陷它也不管只管講學悞活過日先生曰然則
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
傳食諸侯一句先生爲頰其首又一日讀朱子集
有曰海內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康事
功季時曰此弊于今尤甚因取集中無極辨王伯
辨與凡論及兩端者輯爲一編名曰朱子二大辨
涇陽先生爲序而行之又摘其論及治道者輯爲

惟此四字編而自爲之序居恆啞啞如不能出諸
口及遇可否紛紜刀斬斧截大指一依于正不喜
爲通融和會之說有疑其拘者語之曰若大本大
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于
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阨落墜喪失性
命吾輩慎勿忡忡開此一路誤天下蒼生聞者咸
悚其論人或反世之所褒譏每于一言一動間斷
其生平毫髮不爽其籌事或違眾之所成敗徐而
按之若合符節錢啟新先生嘗言吾黨不乏有心

有眼便是
英雄

人至推有眼者須首季時也性孝友事兩尊人懇
惻淡至有以曲當其心涇陽先生舉丙子而南野
公遂棄養兄弟間語及輒相對歎歎且相勸曰吾
父居恆好稱范文正公之爲人此是萬物一體胚
胎念庭周師分俸佐讀命無受此是鳳皇翔于千
仞風格吾兄弟當無失此意其奉錢太安人依依
和下無異嬰孺癸未舉南宮不卽廷對者以太安
人也不赴南康命者以太安人也性甚介取予纖
毫不苟壬辰謫別駕光州差歸中丞景默曾公檄

所司致俸薪謝不受越十四年繼撫中州者復修
景默故事季時屬涇陽先生固辭之曰吾不可以
欺曾公也計後先所積可千金季時歿而州守璩
公又以二百四十金爲賻兩孤以季時志告于几
筵而返焉性忼慨好行義邑大禮餓殍載道季時
廩粟僅盈百輒捐其半以振其業師尤公張公歿
竝爲經紀其喪門人孫申卿以遺孤託悉力維持
不恤恩怨性好靜每日兀坐一室好整案頭惟攤
書一帙卒業而後易之諸一切文具及觴礪之屬

位置有常好朴衣不求華會不求精取給而已左右使令蒼頭一二人間行里巷角巾布鞋遇者不知誰也丙申九月病不食者四旬涇陽先生以間問有痛苦否曰無之有欲言乎曰無此時惟凝神定氣以待天機且欲爲此身計此身非我有爲子孫計一人各有一乾坤吾無與也其超然于死生之際如此久之竟愈又十一年而卒得年五十有四或有問于涇陽先生曰昔明道象山兩先生皆得年五十四季時與之同壽其到處可得言乎先

生默然久之乃曰弟庶幾能見大意矣往者與弟燕坐予問曰近日做何工夫弟曰上不從元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畢竟如何是恰好處予曰須要認得自家弟曰弟默默自忖性頗近狷情又頗近狂如之何予曰試舉看弟曰居恆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不近狂乎反而按其實尚未能跳出涇涇窠巢也不近狷乎竊恐兩頭不著也予曰如此雖欲不爲中行不可得矣弟曰此甚難言今世所謂中行大率孔子所謂鄉愿也弟何

敢效且弟檢點病痛是一箇粗字去中行彌遠予曰此卻是好消息惟粗定不走入鄉愿路矣乃所以與中行近也粗是真色練粗入細細亦真矣狷原是粗中行中行只是細狷狷不出一真若不論真與否只論粗細鄉愿且有細于中行處非特狷狷不如也弟曰粗之爲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耳今但去密密磨洗予曰尚有說杜弟謂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狷還是習情若論真性情兩者何有于此參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認得自家一

切病痛都是邨魔野祟不敢見形于白日之下矣弟曰此性善之旨也弟亦曾煞用工夫來及臨境這病依舊又發熟處難忘可柰何予莞爾而笑弟懷疑而去越日侵晨遽過予齋謂曰弟今豁然昨多卻一疑且如人欲適京水則具舟楫陸則具車騎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儻遇艱阻只須耐心理理若因此僂生懊惱甚者且以爲舟楫車騎之罪欲思退轉別尋方便誤矣余曰如是如是弟復曰原來孔子拈出中字正要喚醒狷狷自是精神

歸一心體漸平天假之年夫孰測其所至哉夫先生所謂認得自家其旨甚微季時自見本色蕩平正直爲之卽是受不必添入較量非其平時賓主之分素明洩見不至此此可以識季時之大矣而攀龍則追惟曩昔季時謂余曰世態易陷人學術易誤人子其慎諸余曰學亦有誤乎季時曰噫難言也余因歷舉諸家季時曰姑舍是余曰子之意何居曰繹孔孟微言守程朱家法庶其少差乎余于是始知所向先生又曰予之于弟相勸相規忘

爾忘汝其怡怡也旣爲道義中天親其切切惓惓也又爲天親中道義此其相與爲何如耶豈惟先生卽余三四同志親而愛之敬而畏之實異姓之天親同儕之師保也烏虜已矣所著有小辨齋偶存小辨齋者季時讀書處也

大程化次程大兩顧先生頗近之叔大而季方也然叔不自居大而居於真季不自居方而居於粗學者心事如此讀至有眼者必首季公夏令人起不得大用之恨

推用偃蹇除目者久之卒于陽和公爲令不屑簿書期會第持大體君子之至其邑倒屣奉教不啻飢者之得珍羞貧者之得珠貝于庸俗不屑也以是不諧于世其杜比部嫉書事起公司楚當胡化獄嫉書者四明相私人爲相除異己俛起大獄挑聖怒爲一網計相異己則歸德江夏也會胡化報阮明卿怨誣奏嫉書出明卿手化江夏鄉榜諸人謂江夏實爲嫉書懼敗故令化誣明卿以脫己相直以屬司寇司寇直以屬公欲榜掠化令化指嫉

書出郭正域以及歸德公正色曰若是則分宐江陵再見今日司寇曰不然此公論也公曰誰爲公論曰公論出臺省公曰臺省何人曰某某公曰天下有公論未必臺省臺省有公論未必諸公會鞠自見及會鞠御史大夫溫純司禮陳矩秉公不阿再鞠胡化公立具疏送大理諸人大譁嗤司寇爲司官所持司寇亦大譁嗤公大敗我事劫公入郭正域名不可劫公重胡化臯不可劫公禍且不測公怡然甘之卒不易原疏一字疏上上覽之曰盡

是誣妄發閣依擬嫉書坐斲生光大獄解而楚藩
勘疏至矣事又當公司司寇以華越謀害親王當
論於江夏主使宗室當如越臯公從容謂司寇曰
今日之事未論義理先究利害宗室乃皇帝天潢
假令楚王果真華越果誣親王以誣奏自殺論於
何疑今事有大不然者欲駢戮數十宗室楚宗間
之勢必戕殺撫按大亂之起誰則爲之忘國家之
事忘身家之禍以佐人之私知者不爲也司寇曰
然是何等事直驅我豎獲乎事得不行于後戕殺

撫臣卒如公料守常州恟夷廉靜守一正以抑百
邪大義所杜當路欲移毛髮不可試士不入鄉紳
一竿牘不聽縣官一揭請通國非之不顧尚衣大
璫道經毘陵公絕不與一介璫大不堪言于直指
欲愬之朝直指令少府劑之公報少府有曰幸語
按君勿以側媚相望其勁立類如此杜常三年一
時正色棱棱如高秋新霽天宇如洗善者愈自濯
磨不善者抑心向化焉其杜陽和正當代藩勘報
忠順婚封代藩之廢長立幼也四明與晉江主之

蓄機不測故一時有識之士爭之甚力得行撫按
勘議汪中丞據各道申報欲先疏其事行邊白登
出以示公公曰大誤矣一誤獲臯千古中丞駭曰
何謂也曰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祖宗定法古今通
義也親郡王娶有內助妾媵不論入府先後已未
加封所生之子皆爲庶子如無嫡子庶長承襲定
例也鼎莎皆爲庶子鼎謂非庶長乎親郡王妃病
故如已有子不分嫡出庶出俱不許選繼妃定例
也代王有庶子二人張氏安得進妾爲妃鼎莎安

得改庶爲嫡乎中丞曰鼎莎襲封庶子已奉明旨
柰何曰有秦府例在嘉靖二十八年秦府恭和王
秉樞庶第一子惟燿庶第二子惟熿正妃楊氏故
內助邵氏違例請封爲妃惟熿邵氏所生遂得襲
封王爵亦已奉旨奏辯累年禮部尚書徐階等會
議郡王妃故但有庶子止許選娶內助今惟燿之
生杜先邵氏進封非例惟燿于倫序實係庶長惟
熿于常法自難稱嫡遂得旨改正前後二事實相
吻合中丞豁然自是會勘搖撼百端中丞屹不爲

高子遺書 卷十一
動代議遂定公滿三年考中丞疏公績曰當會議
代藩廢立之事本官簡查條例首倡公論斷斷乎
有扶持綱常之志議封之虜使紛來而處置之方
略常定折服犬羊無敢越志君子謂公之見卓矣
中丞之虛中無我難哉擗齒物故請封事起邊將
以賂五路爲良策五路挾封議爲奇貨不洩者五
年矣公至鎮覲察虜情既得要領言于當事曰夷
性許一索十後卽爲例取難開端若循往例毫不
增減其心自定且忠順求婚兀慎擺腰等酋求賞

其情更切孺柄杜我儘可操縱何故倒持反授人
柄賄一日不斷則封一日不成求成反壞求急反
緩職此之繇當事者亦以爲然未免時動于積習
之口公持之愈堅五路擲眾城下不懼制府動色
相加不懼同事者以貽誤邊疆相坐不懼毅然以
去就爭之王子忠順亦故癸丑卜酋叩關會撫夷
馮大梁通虜事覺亡去浮賞盡革虜使絕望六月
九日帖然受封徃封擗齒撫賞八千餘金令費二
三百金矣公又請于當事曰順義承襲已經三封

依樣葫蘆倉卒結局國家不吝金錢玉帛以餌虜虜亦不難交臂屈膝以順受我以厚賂愚彼彼以虛名愚我兩相愚以儉旦夕之安且今卜齒名雖受封孤雛腐鼠力不足號召諸部五路狡詭恃功要挾素囊鴛鴦不聽約束將來戎機尚杜叵測爲今之計宜上下勤思講求足兵足食之策可戰可守之具不宜今日稱功伐明日議陞賞希一時浮榮而忘後日之實禍也然封事紛紜數年了局一日不能不加酬賞公亦得推用巡撫之紀錄焉會

中朝門戶相角公貽書所知動以漢宋黨事相警乙卯鄉試式士之錄至有謂六經亂天下者公乃昌言曰自古小人傾陷善類誹謗正人止于誅芟異己未有及于六經者誅芟六經自王安石廢春秋始目之爲腐爛朝報熒惑神宗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講國論無所折衷而宋一代之元氣命脈斬絕無餘其究使夷狄亂華天翻地覆者百餘年今乃以宋儒倡道學以道學本六經遂以六經爲亂天下而有餘又以六經出

高子遺書 卷十一
孔孟遂詆孔孟爲儒生之學伸黃老于六經之上
悲夫孔孟六經乃亦得連坐法乎蓋自王安石所
未敢言當吾世始于斯時也天下岌岌乎殆哉不
至三綱淪九法壞驅一世而禽獸之不止凡讀六
經孔孟之書者義當何如也公之齷齪于時偃蹇
除目者以此高攀龍曰予與公同舉進士同出高
邑趙儕鶴先生門一時同遊士交自勉毋爲不義
爲先生羞而予與薛以身敷教同爲常州人公與
歐陽若谷東鳳同爲常州守四人相與更淡公之

學素精天文律歷後乃知其進于道也一日公寤
寐中忽見晦菴先生謂曰道生于坤兩生道也公
曰然惟一故通萬物之神惟兩故神天下之化自
是觸象入神見超物表嘗曰人必通天地然後知
化育知化育然後知孝弟知孝弟然後知性命知
性命然後知禮樂知禮樂然後知鬼神又曰人心
一動靜也動靜一天地也又曰四時行百物生默
識之義也默識章是聖人做不了事何有于我與
堯舜猶病意同又曰五行先天也五事後天也夫

子告顏子爲仁直以天道傳之視聽言動之禮肅
又哲謀聖也直下承當而曰請事斯語由己而復
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孟子夜氣是萬古求
仁時候觀是見公之所詣公舉六經子史疏于四
書之下名曰屑考別有易筌律筌歷筌蓋仰觀頹
察終日沈酣義理宐其臨事卓然不惑豈偶然哉
公于郡邑見能臣榦辦于朝廷見大臣丰采于封
疆見重臣勳猷于萬世見名臣軌範一言一動皆
足垂世立教伏惟大君子采而著之以爲信史

江西安福縣知縣台卿夏公行狀畧
身序以余狀台卿胡稱畧邪台卿以壬辰釋褐余
以壬辰謁選儻舍相比動息聽覩也以是知台卿
最淡其冬余以使命歸其明年台卿受浮梁令歸
而後先喪其二尊人乙未下帷吾邑孫慎所氏丁
酉服闋謁選得新喻令已復調安福蓋九年中晤
言不數日杜二邑之間聞問者一而已凡余狀台
卿余耳目所及也又安能盡徃台卿未第時受業
于顧涇陽先生先生器之台卿謂余曰吾以經生

言求顧先生耳先生乃時時及孔孟微言時事有
縈于經生言不屑也而余是年經生言顧獨進又
曰吾最拙于覽記佔畢終日不能得數行成誦而
心獨好姚江傳習錄玩繹者久之意到成文汨汨
乎出之不難也乃知人心萬象自備不假外索以
是台卿益自信爲學一反求之心辛卯舉于鄉北
上涇陽語之曰子徃無失李見羅先生蓋是時先
生方受誣繫獄于是台卿卽從獄中受修身爲本
之旨苦思力踐晝所爲夕必書之卽寢寐有非是

大自切責得毋負李先生其墨守精專黃霸之于
夏侯勝不啻也旣乃慨然曰受其學不爲白其冤
可乎抗疏曰臣惟人主所以不勞而化天下辨君
子小人俾舉錯刑賞之當而已今陛下欲禁人臣
欺君罔上而欺君罔上之辜乃加于正直忠良之
臣欲禁人臣黷貨殘民而黷貨殘民之臣乃反得
安富尊榮之實如李材蘇鄴是也夫李材何如人
也臣嘗反覆觀其所論著考其鄉評稽其政事是
實能以聖賢爲師者也豈其忍于欺君夫蘇鄴何

如人也仕宦所至金寶盈箱匪獨其民切齒道路
之人唾罵不啻矣自古未有君子而不見疾于小
人今以材若彼以鄴若此而論材者非他人鄴也
陛下信鄴之言謂材說詭臣以爲材未嘗說詭也
善戰者貴壯平定安輯而不杜殺戮論功者當論
其勦撫合宜而不當專論其功級今材以夷攻夷
因勦而撫未嘗損國家之一卒用國家之金錢而
卒使遠夷懾伏近夷歸命一方底甯其功豈不勝
于數萬之級邪鄴也以傾材之故遏匿遠夷之貢

削易其通貢之文誣忠良譖君父是說詭未有甚
于鄴者也今諸臣之救材者多矣然有憐材之情
欲動陛下好生之心者有惜材之能欲開陛下使
過之路者是皆閔材之冤無奈聖意之不可解故
委曲其詞以求濟也臣以爲不然陛下天聰天明
苟不實知材之冤鄴之誣而肯爲臣下好言動乎
夫材陛下之世臣也功臣也材之父曰遂已爲陛
下蠲倭夷奏膚功矣當材弱冠時已與幃幄效籌
畫矣及材官廣東羅旁百年蠢動之蠻也材蠲之

高子遺書 卷十一
建城邑矣石城電白之倭一旦卒然之變也材殲
之無遺類矣及材官雲南收蠻莫破緬夷撫孟卷
守杜二千里之外遂使滇南之藩籬固而門戶安
矣是材未嘗無功也安甯飾詐而自棄其功乎夫
百官陛下之耳目也何私一囚繫之人如撫臣如
科臣如道臣如部臣交章救之不已遠方之民陛
下之赤子也何望于一囚繫之臣如廣東布衣翟
繩祖雲南廩膳閻世祥舉人朱萬元貢監姚唐臣
等萬里風霜叩闕哀鳴之不已陛下耳目之言不

信也赤子之言不信也乃獨信一鄼夫鄼也浚民
既厚自衛益工故臯狀已著止于降調未嘗追其
賊又未嘗正其臯天下將謂陛下之待小人如此
其厚夫材也國人矜式皇國于城一遭誣捏百口
不辯沒其功又復致其臯天下將謂陛下之待君
子如此其刻也昨者朝審之日朝之賢士大夫見
材囊頭屢校纍纍道塗無不歔歔欲泣臣退而思
之陛下何以信鄼之甚臯材之淡而忽于天下之
公論如此則皆諸臣之過也諸臣救材者皆委曲

其言而未嘗以實告陛下也臣以爲即使陛下必不赦材而天下之是非材之功臯鄴之欺罔必不可不明告陛下謹昧死以聞疏入不省而士論忮之及三王竝封之旨出台卿又自以辦事儀曹力爭不可疏復不省而台卿之丰采益著矣及選浮梁令未抵任二尊人相繼隕喪悲號嘔血幾不起既畢力治葬家四壁立不能餬其口以吾邑孫氏去涇陽先生之居近下惟教授諄諄以兩先生知本之學開迪學者既滿喪補新喻令邑民多訟台

卿廉得訟師數人籍于官各給號簿民有訟者使據情爲辭情辭一不當則笞之先時民被訟者吏匿其詞既訊復匿其案以鉤得民財台卿令告者直書詞于牌牌發該里兩造備立訊訊畢卽示以判民不欲終訟者竟已之不必至官府總功以上之訟諭以至情令卽庭中講解各相悅已令告者毀其詞毋起後覺人人意得去不半碁而訟簡十之七邑人多盜有一家父子祖孫以盜相紹述有一邨數十百家以盜相糾結台卿廉得之卽令備

一境盜每盜發卽令捕獲不得卽令償民所失功則昭格敘之盜立屏息于是胥吏無所從得民錢至有訓蒙吏舍中爲販賣于市者當是時有近縣人人願得台卿爲令而安福縉紳多顯者遂調安福台卿自喪其父母毀病未良已杜新喻病間作台卿不自恤病以堅志彊力治之政成而復奪之安福然安福吏民望台卿睂宇心折矣台卿亦念可疏節闊目休養而安全之民以訟來亡輕重輒入入而兩造彌月不至置不問束矢之贖一無誅

焉第惓惓于勸親睦舉訪民間孝弟力田者旌別以風之縣西南多種靛其始卽山谷瘠棄地自後民歆其利徃徃以奴子陵其弱主台卿至卽爲厲禁犯者繩以重法邑中有魁盜黨連甚眾行劫吳楚間善以邪術自解免一再捕輒逸莫能得比得而杜事者又以無左證欲釋之幸未果釋竟莫能洩以法台卿曰一盜之不忍而諸無辜忍乎立杖殺之民至焚香相慶然台卿卽雖雖與民而廉隅頗峻人莫敢暱其民見爲鸞鳳其豪見爲鷹鷂于

高子遺書 卷十一
是諸有力而不勝其楛笠者伏戎于莽矣而台卿
又苦病辛丑上計訖事自念朝露之軀與世柄鑿
何苦煩賢士大夫調護爲遂乞教授衢州就道而
病淺劇竟卒于瓜埠得年三十有九卒之日桐棺
三寸委于荒野遺言誠子弟躬耕自食希賢聖之
學以仕宦爲戒噫可悲矣台卿諱九鼎號璞齋生
平爲人侃侃卓卓秉禮蹈義少時家極貧雅自負
荷不失一顰笑驟而試之嫉冶豔麗無所動驟而
驚之鬼怪險熾無所懼片語出狡者輸誠貴倨者

降氣糾紛者立解蓋自諸生時已屹然重于其鄉

云

古之台卿我嘉善人也實無宦囊今其子取貧

祭文

祭顧涇陽先生

吾聞之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謂之大臣若先
生者斯爲大臣乎吾聞之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
小者不能奪謂之大人若先生者斯爲大人乎先
生之學大無不見其要主于明善究無善之弊將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以明善者滅善故如救焚拯溺汲汲于幾希之辨
先生之精神大無不徧其要主于好善要約同好
緝民彝之一線見不善人之傷善以爲是絕國家
之脈而裂其咽故不惜大聲疾誨如衛父兄而扞
其頭面吾嘗謂先生具千古之眼高燭萬類而破
大道之鍵故落第二義者曾不足當其一莞具千
古之腹含茹萬有惟吾斟酌故一切好醜異同曾
不足礙其寥廓具千古之骨其于世俗蕩巢夷窟
苟非志之所存三公萬鍾曾不埒于毛髮此則先

生所以爲大而莫之與越烏虜吾于世而未始見
似先生者指可幾屈況乎吾錫詩書記載更四千
餘歲而文章理學名節忠義實惟先生一人之始
鳴泰伯來而梅里片墟闢東南之艸昧先生出而
涇皋撮土萃宇宙之文明猗與先生豈以七尺爲
私百年爲期而吾乃區區以生歿爲先生悲顧哲
人之萎士將疇依使吾儕賈賈焉如孩者無提而
不立如瞽者無相而罔之有心如摧有氣如靡乃
吾之所自爲悲

公祭薛元臺

自兄之亡也天下之言曰嗟乎失一古人矣乎孰有如吾元臺不瑀不鑿純任赤子良知良能之天者乎國之言曰嗟乎失一直臣矣乎孰有如吾元臺進不求利退不求全國有大姦姦有大慝萬歔臨之奮然而前者乎鄉之言曰嗟乎失一仁人矣乎孰有如吾元臺人屈如己屈人伸如己伸爲匹夫匹婦復讎四境恃以無冤者乎烏虜兄之存也世不便于兄之至清而形其濁至方而礙其圓皆

孰其似是之中而病兄之偏及兄之亡失兄之用而後知世之滔滔人趨其便獨跛此不便之一塗而兄乃所以救其偏況吾二人者生同鄉舉同籍學同道志同好無或旬時不相見而相念也無或一事不相質而相規也自今已矣孰有如兄疋吾不善使必改翼吾善使必遷扶其茸日遠塗使不顛也乎烏虜兄之操持三公不易亦不苟于一命萬鍾不顧亦不苟于一介惟其垢衣菲食畔援者曾不得以攻其中堅此吾之所以服膺而拳拳使

高子遺書 卷十一
夙者復生生者不媿兄其鑒予之斯言

祭安我素

烏虜公之得于天者悛矣足矣弱冠登朝服宦清
署四牡駢駢幾徧寰宇自乞南銓依依孺慕解組
歸來悠悠杖屨昔我田廬築我場圃子孫盈前甘
飴分哺屈指人間幾如公之所遇幼于制義遊戲
而裕長于詩文指顧而具渾然天成從容雅度墳
典浩茫流窮原滌性命微言心怡神悟屈指人間
幾如公之所賦孰不欲富公脫其筮素封之業舍

之罔顧孰不欲貴公恥其驚臺諫之要違之弗慕
觸忤貴臣幾就鼎鑊廿年錮籍安之如素屈指人
間幾如公之所樹名花佳辰良朋畢聚皓月清霄
芳尊滿注竹木叢蔭無幽不赴山水名區有勝必
住蒲團晏坐藜杖緩步偕眾爲樂與物無忤公有
閒身備諸閒趣屈指人間幾如公之所務烏虜公
于細事柔若嬰孺大義所激矯若脫兔公于臧否
三緘甚固民瘼所關矢口而吐公于清歡翱翔軒
翥憂時之憂展轉寤寤公于江湖浩然遠去心懸

高子遺書 卷十一
魏闕無微不慮所得諸天享諸身者亦既悛然具
足于志無惡或以爲年不足待其所遇位不足展
其所樹作述不足盡其所賦邱壑不足盡其所務
造物者固將畱其餘以爲後人無疆之胙

祭長興令石雲岫

烏虜長興之變非始于長興也甲子元旦之變非
始于甲子元旦也其所從來者久發于長興者官
真則盜畏也官真必爲國家安地方除盜賊盜安
得不畏安得不思除之以便行事故長興之盜非

劫庫盜也欲據邑叛也公逸則盜恣屠殺焚掠矣
民烏獸散盜有城矣不意公直身當之也彼以爲
得令無不得志焉不意劫獄獄囚無從叛者皆曰
甯死不肯后爺士民且動地起盜于是思挾令出
城又不意公視死如歸也殺一簿持首示之公恸
然曰吾爲令乃護盜吾卽活何顏見長興父老子
是盜知事不成殺公矣夫以公之明聞難而不亂
豈不知脫身避盜可以擒盜然公避而邑殘矣盜
勢張矣盜勢張卽事不可知于斯時將出城乎否

乎出城則棄城不出城則死與其不死而成盜之事孰若使盜事不成而死而盜亦遂墮公計中夫殺貪污吏者或可倡亂公則民之天也胡可殺殺貪污吏者或可逋竄公之死則爲明神者也胡可免甚矣盜之愚也公三楚豪傑國家方倚爲棟梁柱石而天之生公僅以殉長興之盜完長興之民何邪節莫大于致身致身惟義所安耳義無小大也抑天之意若曰茲盜也擒則星星縱則燎原非公不能殄也特委公與今天下萬姓膏原野其初

起于一人畏死委而棄之以成大難特以公示之式與夫盜之殺公不過以公能捕大盜靖一方殺公而吏無復有捕大盜者不知公不死盜尚活公死盜獲是盜之殺公自殺也何益之有而他盜或自此悔而爲良民與然則公一人之死免萬姓之死欲使天下無二心之臣無二心之民其志大矣其功大矣其死大矣非國家所倚爲棟梁柱石天所以生豪傑之意與哀哉

石侯烈丈夫也先生更多其智計

祭丁慎所

維公鍾山川之間氣稟天地之正氣質剛骨勁見
大識超故能歷挫抑甘厄窮百折而東不餒其浩
然之氣當其官中翰也矢口而明當世之弊時以
爲賈長沙之疏與世遂不相臭味一席而歸沈寂
田間者數年再起儀郎復矢口而明當世之弊時
以爲汲長孺之戇與世益相鑿枘于是鍛其翅絕
其轡至欲剗以大盜之刃一洩目中之刺甲子之
元晨賢令之被弑一邑震惴若將隕墜公奮不自

計流言矣集屹無所避擒盜甯民大亂以治夫侃
侃者廟堂之義也恂恂者鄉黨之制也公以一意
行之危言者有道之遂也遜言者無道之劑也公
以一節出之鮪之巧言也朝之令色也二者兼而
得免于今之世公皆反之其不容于世而猶得全
歸其身固天之寵異鬼神之攤衛烏虜公于世道
可謂鞠躬盡瘁鄙夫憤之鄉愿笑之至其浩浩正
氣所謂生與俱來死與俱往者眾之所棄公之所
貴足以千古不敝豈與一時爭區區之隆替

高子遺書 卷十一
貴以祭陳思岡
烏序吾方與兄訂匡廬之約相與參疑證悟明此
一事兄亦欣然期吾以此事甚大洩不可負而執
意期我之年卽兄棄我之年乎方兄計之至于方
與客會會投匕而起予平生涕淚甚不易獨聞兄
計聲入淚落不知其所以然此見兄與予相信之
至專是時卽欲急走兄里憑棺一慟而疾病相牽
繼以婚嫁又繼以顧涇陽先生之變不敢舍東林
而出兄之孤祥且禫而余一腔血淚尚盈盈如未

疏之泉烏序維昔與兄同官行人兄與聊城遠確
齋及余三人相期千古兄躬遜敏于吾兩人一顰
一笑皆察其所以惟恐陷于意之偏弗收學之全
確齋與余謹守洛閩之教而兄則好禪各舉其所
用力者竊揆極究曾未嘗相執而相愆及予臯放
兄嘗一至子里一會北固見兄之學益明益暢益
定益堅每退而自喜輒知夫金焦信宿遂永設終
天烏序哀哉兄之爲人擬之而不得其似吾特像
其彷彿如萬山積雪疾風裂后而蒼松百尺屹然

高子遺書 卷十一
獨秀于孤巖之巔譬如古洞奇崖天地以來未通
人徑而幽蘭蒙昔相錯于白石清泉之間蓋兩間
至正至清至勁之氣鍾之于兄而兄又融之以至
和而不偏兄官南省指姦剔蠹畱京塵垢蕩然一
滌胥隸之驚中璫之狠垂首屏息又無不心悅誠
服曰公特不佞某等要之爲朝廷做官當如是此
可見人心之靡爭于無言四明相以劉本孺諸公
請尚方劍而營窟愈固非兄與孫拱陽侍御列其
賊則不可去相瓦裂而豈容兄之玉全不知兄玉

自全區區一給事何足爲兄太空之浮煙烏虜高
天杜上厚地杜下來今杜後徃古杜前兄心無疚
兄身無邊吾又何必于兄暫駐之年較其爲促而
爲延

祭遂確齋

維昔與兄己丑之春觀政廷尉落落未親迨及壬
辰同官行人余時見兄迴爾出塵就而論學以洩
迷津兄謂予曰此事久湮濂洛關閩聖脈最真舍
此而學恐非其方言出兄口如予肺腸我志益堅

我氣孔揚于時江右陳子思岡其人如玉其學則禪各從所好不諍言詮要以修繕禮義無愆維余三人燕市連翩觴榼遞挈選勝盤旋充然各得樂也無邊是歲之冬余有使命明年癸巳時事滋競握手一月余以臯屏兄擢給事急于引善未嘗有心以言自見曾不半年復以言譴涇陽去銓兄落諫職君子之途乃始叢棘天實爲之讒殄何聖吾觀仕者務自需忍與時委蛇鋒藏鋸泯邪正是非不形口吻三事九列循循而迫維余三人實反其

道聖主至仁首領獲保退而閒居一編是老人皆齷齪吾獨浩浩所得于己亦既可寶烏虜思岡受氣至薄余則亞之兄神獨廓謂兄長年此道所託云胡相續喪吾棣鄂余乃後歿亦有何樂烏虜兄乎南北形滯中間書問動淹年歲兄謂讀易久不知味近乃豁然知其所謂余爲兄喜此第一義烏虜兄乎生歿易耳兄既知易歿則可矣烏虜哀哉

祭歸季思

往者予得交于武塘吳子往已復得交于兄予生

以壬戌兄後我一歲生子徃後兄二歲生年相次
志相許私相評以爲我三人者無叶俗之才亦無
用俗之福柔身弱骨惟是泉石間合有斯人余有
水居踞漆湖山子徃有菽秋在野塘叢竹間皆豁
然以野屋受景兄亦築陶菴于郊垌茅堂三楹樹
墓自蔽三人者相過從味世俗所不味駸駸乎樂
也然余有婚嫁累子徃有舉業累兄有病累私相
期以三人者一旦脫去所苦褻褻蕭蕭得數十年
枕琴臥書餐山茹水外可不恨而三人中兄獨貧

獨鰥獨得旦夕居陶菴中吾二人每過兄未嘗不
竊嘆以泉石之福兄獨擅其全眼中無復有敗人
意事矣是將何病不可愈邪兄之病去吾兩人累
亦將漸次解除以兄爲依終吾暮年之樂而何意
兄之一旦舍吾去邪去年秋予過兄見兄病未良
已以爲淡憂復見兄神情暇豫心坦坦然自藥闌
花畦外一無所營又淡以爲得已病之道近復寄
兄書欲兄幽事都不關情曾次空豁不挂一絲以
待天之自定孰意吾書未至兄而兄計先至邪烏

高子遺書 卷十一
序哀哉兄有絕人之慧絕人之識絕人之趣出諸口者不漫作無味之語筆諸書者不漫作無味之詞措諸躬者不漫作無味之事儻令得用于世正身率俗立懦廉頑足以風動當年垂光百世卽寂寞陶菴中眉宇顰笑猶足以洗濯一世塵垢而今已矣何天之無意于斯世而忍奪斯人邪子徃方對公車或者天復奪而用于世使予向誰道五湖佳事邪予于海內知交各有淡契至于雲霞之味惟二兄造其微惟予知二兄之微故以二兄爲依

子徃卽用世所之旣倦歸自足沮溺相耦于時左右顧而失吾兄又何心一談一笑邪烏序以兄之神情無滓其行于天也必爲清風朗月必爲鮮霞明星吾二人依兄于是焉依乎兄靈炯然亦復依予兩人否邪烏序哀哉

祭茹澄泉先生

惟師太朴所造太和所保孝于親依依如在襁緥信于友沖沖如味梁稻早歲黌宮煜然文藻暮年幽居悠然袞袞屏惡如田父之芟其艸護善如富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人之匿其實自潔幾于江河之澡不欺可質日月
之皜坦衷應物不寒不燠哲鑒內炳爲白爲阜斯
人當三季之隆必杜德行之考卽下降七雄之世
亦何負趙魏之老今使其窮塗潦倒枕經藉史以
稿不得與朝榮之墓同一日之鮮好烏序吾將問
諸蒼昊

公祭復吾沈先生

烏序公之丰標如玉斯瑩公之文章如金斯勁公
之宇度如春斯和公之襟情如秋斯淨凡茲同籍

及門下士及年家子思公德容不違于目思公德
音不違于耳去我日遠遐哉逸矣公體則蛻公神
無方或彼或此或杜或亡悠悠我思曷知其鄉九
龍之岡二水之旁三江浩渺五湖蒼茫公或其間
去來徜徉清風淡淡白月涼涼虯松謾謾碧竹鏘
鏘公或其間上下翱翔亦有旨酒如人世否亦有
良朋如我儕否亦或來歸視兒孫否疇昔之日公
魁南省埒公尾者千里思騁淹忽至今綬弗竟井
公其念茲能無耿耿烏序天地成毀如掌反覆其

不毀者如虛杜谷哀我人斯一往不復旋視其元
浩然常足區區百年孰延孰促公味斯言夜臺明
旭烏虜哀哉

公祭葉容溪文

余觀世之仕宦者歷中外不數年則能美其宮室
撫其奉養以明得意其父母亦率憑子自植稍稍
易其寒素溲則子爲文其生平侈其窀穸爛然可
目以爲如是足以榮其親鄉之人莫不曰夫夫人
子也烏虜其亦不思爾矣葉翁以子貴有年而參

之之貧如昔凡所謂親之憑其子者翁百不得一
而子之侈其親者參之百不得一世俗之論皆以
參之窘其身并以窘其親使翁曾不得一日享貴
人之奉以歿烏虜其亦弗思爾矣假令翁不能安
參之之貧則參之不能一日安其廉是則參之能
貧以翁而翁之賢以參之之貧若與所謂憑子厚
殖者比類而觀俗之所貴道之所恥翁之顯榮孰
加焉且吾聞翁性淡泊而特嗜酒修竹衡門素心
朝夕陶然一觴無求于世而參之奉酒錢惟謹未

嘗令乏則是翁固有至裕者存焉杜其為窘也余悲夫世衰俗薄守身之孝不明謂富貴足以榮親而潛德內充之士不白其堅貞之操且若慕悖淫而不可得者故表而出之靈其有格于斯文

高子遺書卷十一下

終

邑後學孫鵬飛校字

高子遺書卷十二

題跋雜書類

題三太宰傳

吾嘗謂君子經世宰物好惡兩者而已然善非身有之弗好也惡非身無之弗惡也視天下之治亂朝廷之利害非如得失之切于身好而弗純惡而弗洩也故聖人之學始于格物格物非一格好惡之物為要好惡之物格則好惡之知致好惡之意誠好惡之心正而修齊治平舉之矣今之人徃徃

輕言好惡以流俗之愛憎濟其作好作惡之私明目張膽自號爲公好公惡烏虜其亦弗思而已矣聖人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聖人言好惡如此其難令人言好惡如此其易其亦弗思而已書曰先民時若故君子急于格物多識前言徃行也今天子御極四十有一年矣天下屈指揆宰者必曰兩揆三宰兩揆謂王山陰沈歸德三宰謂陸平湖孫陳兩餘姚也山陰歸德兩餘姚尚矣其心光明其行峻潔無得而訾焉獨平湖有知不知者吾謂

君子論其大不苛其細舉其長不諱其短平湖合楊海豐論言事諸君子五君子所不爲當其時平湖不出此不得宰天下收一匡之功吾獨怪執政者以此取平湖則是平湖之短乃其所爲長平湖之長乃其所爲短好惡倒置如之何不失天下望也夫婁江新建蘭溪四明其始豈不表表膾炙人口一旦執揆柄名實俱喪者何邪少長于富貴沈溺于詞章無天下萬世之遠志又岐于佛老之學得其粗而遺其精假其似而亂其真不明聖人大

高子遺書 卷十二
學之道故小人得乘其欲而愚之也哀哉天下之
生久矣一治一亂相尋一正一邪相錯極治之世
不能無小人極亂之世不能無君子方以類聚自
唐虞之世九官四凶分類至元祐熙甯極矣此以
彼爲黨彼亦以此爲黨黨者類也欲天下無黨必
無君子小人之類而後可如之何諱言黨也夫君
子何黨之有上惡黨故小人之黨反目之爲黨一
網而君子盡矣故君國者不患黨要在明辨其黨
三太宰者其好惡同故用事者以爲黨而惡之繇

今觀之孰是邪非邪嗟乎浙自昭代以來有三大
功臣有三太宰然而位不齊其德用不竟其志三
宰歸而三揆出綺與盛矣而天下與彼不與此斯
民也三代所直道而行格好惡之物者宜何從斯
傳也長孺之示人至深切矣

題真裕卷

天之生物也隆冬閉藏不固則生不茂山川之氣
其盤旋回伏縮結者不密則其發靈秀也必小聖
賢之生其勞苦拂逆經歷愈備則其受任愈大語

高子遺書 卷十二
曰始于憂勤終于逸樂信哉蓋攀龍讀貞裕卷而
三嘆曰此可以知天可以知人可以知學當太恭
人稱未亡人二十有六耳又十年而安節先生始
生又二十年而先生始成立前乎十年則繼嗣撼
之後乎二十年則外侮撼之當是時太恭人所恃
一念耳一念謬則萬事謬矣烏虜危哉孰知夫二
十年後旌詔之及也孰知夫先生舉于鄉成進士
而太恭人悉及見之也孰知夫泉臺且綸贈再以
御史贈以太僕贈也人見其裕之樂而不知其貞

之難夫人心甚危遷易靡定幽憂亂之于內變故
亂之于外一日不可知況三十年乎故一念者天
人之衡也持之而躋于天謬之而墜于淵一念定
而人定人定而天定矣烏虜危哉人亦慎此一念
也哉吾故曰可以知學

天因人定人因念定念因學定學而不定則

是未嘗學也

題鄒貞女卷

易之漸曰女歸吉女之至貞者也故六爻皆取象

于鴻鴻義鳥也象女之從一而終故曰可用爲儀
可以正邦而善俗也聖人之用女貞大矣吾觀鄒
貞女矢志之年十有二耳非有告誡勸勉非有見
聞蹈襲豈非性哉天地大矣一女子何啻一微塵
而一念之正足以充塞兩間彌亙千古顧不偉與
吾邑僻人文之盛富貴顯榮奕于時人耳目者何
可勝數或鳴得意于恣睢號達生于靡麗局局轅
駒靡靡秋艸視貞女何如其有知自好者或節毀
于名成心移于挫抑半涂自廢九仞土崩視貞女

又何如詩云豈不劬勞其究安宅志士仁人烈妻
貞女棄世俗之所樂而甘心獨徃者夫豈徒然吾
于貞女蓋爲潸然興嗟竦然自懼
其人其究安宅果杜何處生時有之外時有之心
安則神安通乎生外
題丹陽丁氏追遠會簿
昔者滕小國也截長補短五十里而已孟子勸之
行仁政而曰有王者起必法之然則王者所行皆
滕政也滕政遂及天下及萬世矣子行貧士也而

高子遺書 卷十二
能率其族之人分積銖粟使祭有田月有會行之
二十餘年無替夫放海之水本于涓勺干霄之木
起于句萌繇此而之引而不已以追遠之餘可以
恤近以一家之法可以勸眾是爲仁人之師而丁
氏之仁溥矣夫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不忍人之
政人皆有之有其心者有其政無其政者無其心
者也故以一族每月分銖之積而足以成政焉何
必有位者人心之迷迷于至近忽其近者小者以
爲不足爲于是終身無善可積而棄其遠且大者

補孟夫子
之義

惜哉

建故邑侯王公祠堂引

往者嘉靖中少月王公來令吾錫錫故無城公竦
事甫三日召父老謀曰夫錫巖邑也不城吾與父
老不有錫也請從事焉邑之人意難之公持之堅
于是工始興邑之人意又易之公持之急于是工
遂竣凡三月耳工甫竣而倭卒至當是時非城則
錫不可守然非公則錫不可城非公持之堅董之
有法則不可以三月城如是則錫之民鬼矣故寇

之退也卽藉公備禦之多方義士之效歿而說者以爲猶其次也錫之田自國朝以來輾轉于貧富之交進退于姦胥之手至嘉靖間蓋有田者不盡出賦而賦稅者不必有田富民之子孫已無置錫之地而催科之吏猶環門守之公曰若是則不可爲政遂丈量之于是有田無賦者不能隱其實有賦無田者始得以銷其虛民得免溝壑散之四方烏虜迄于今三十餘年錫民之得安養生全者公之賜也公之明德遠矣按祀典曰有功于民則祀

之能禦大患則祀之烏虜非公孰克當之非公孰克當之然而公今且歿公之靈尚未得憑吾錫彈丸之地錫之民未得出一黍一具以奉公之烝嘗無論縉紳先生下至齊民無論生當公之世生後公之世者萬口一心僉謂缺然而不容己不佞攀龍以此心當然之義質一邑同然之心敢倡舉其事欲于惠山之麓誅茅畝許構堂三間以妥公之靈于其旁構一廂以妥義士張某等三十餘人歿于倭難者仍乞諸當道歲時奉祭然非一人之力

高子遺書 卷十二
也敢與同志者商之竊見今之時杜處佛殿鼎新
畚鍤雲舉人翕然從之千百金可計時辦具夫人
所以樂于奉佛者豈非惑其生歿禍福之說乎無
論其事之必無藉有之蓋杳冥不可知者也吾儕
繇祖父以來生養安全至今者孰爲之乎王公也
之歿而生之轉禍而福之不大彰明較著哉從事
于杳冥不可知者而忘其彰明較著者智者必不
其然不佞則度夫同志者之眾而是工可計時辦
具矣謹告

烈帝廟助工疏引

烈帝廟工已有次第第神像未塑殿專未布月臺
未整廟門未整以前之木直瓦直石直未盡償木
工瓦工石工未盡給約得三百金而竣事不無藉
于眾力夫邑之有明神一邑之怙恃如父母然父
母之神靈未妥爲之子者甯能翹然除已助者外
吾里閭中或以銖兩或以分文或以釜庾或以升
斗皆可以自盡其誠以安神靈以爲一邑怙恃吾
輩試思水旱兵戈萬命一絲之時所以祈佑于鬼

神者何異子之評號其父母而平時可不知敬事乎謹告

急則號之暇則忘之凡民之事人神者皆一也故因事而評之使恆其敬心或曰如遠之義何曰助工敬之也非近之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邑有明神所從來久遠不與添設朱登淫祠同也昔者聖王老老長幼幼之化行舉天下之民自

生迄死皆有恃而無恐王政熄而二氏興民之幼而無養老而無歸者皆入焉今浮屠氏之徒徧天下能得其道者百千萬人不可見一二而入焉者資以為養而已韓昌黎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者有養也則庶乎其可也夫曰鰥寡孤獨者有養也是矣而未盡也田不井授民無恆產無養者豈惟鰥寡孤獨云爾哉無錫有保安寺杜邑之南郭四方僧徒過于此者得小憩焉寺僧某欲建養老堂以處其老且病

者欲余爲引其疏余旣悲夫養老者歸之浮屠氏而復憮然曰以天地言之皆人也以老者言之皆養也是宜亟與之而亟勸之且勸四方之賢者亟助而成之古之聖人曰一夫不獲是余之辜吾儕當曰一夫而獲亦余之幸可謂仁之方也已

阿衡見此當爲垂泣學顏子之學者必志伊尹之志安能樂而無憂樂而無憂者自以爲遠伊而近顏豈知一體之憂失而樂亦非顏矣

華藏寺重修佛像引

華藏爲宋張俊賜葬之地寺爲俊建也俊佐檜賊殺岳武穆王千古而下仁人志士爭欲斬厥揚灰猶恐爲天地之穢今俊墓已在荒煙敗艸中爲野狐牧羝之穴而寺尚存寺之存非爲俊也爲地勝也湖山浩渺之致禪房花竹之幽選勝者所必之故寺屢圯而復修寺之修非爲俊也爲地勝也寺僧某修寺旣竣役募都人士整三世之像而欲余爲引語余謂夫湖山依寺寺依佛像信當修而因

爲大眾說佛者覺也檜乎俊乎一何迷乎佛之
教空也檜乎俊乎千古臭穢佛能空乎知不能空
千古之臭穢則當自覺其是非之本心

金剛經集註小引

無住心者常住真心也常住真心者不生滅心也
不生滅心者金剛心也得金剛心之謂應住心得
應住心之謂降伏其心云何應住心得無所得也
云何得無所得住無所住也此法至難信至難言
世之信者信經而非信心言者言經而非言佛雖

然經卽佛也佛卽心也不可無經則不可無言承
源華公早年幽居冥心觀寂手集經註以導夫讀
斯經之不得其門者旣成書而梓之徵不佞弁語
不佞儒者夫焉知佛蓋嘗繇吾聖人之言心者而
知之惟金剛不壞惟心不壞世人役役于臆幻泡
影露電之物執之以爲固曾不知須臾變壞至人
人有常住不壞者乃覲面而失之哀哉觀斯經者
于泡影見無住不于無住見斷于金剛見常住不
于常住見常不舍萬法實不得一法其庶幾乎然

高子遺書 卷十二
斯言也經而已矣斯經也言而已矣

告龍王文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高攀龍謹齋戒焚香告于龍
王之神曰天下之物萬矣惟龍則謂之神龍夫物
則不神神則非物龍亦物也而謂之神者豈非以
其能上下天淵之間使雨澤之時行輔陰陽之不
及與不然則吾見其無以異于魚鱖之族而有無
不足爲世輕重也邇年霖雨爲災五穀不登東南
之民饑而殍者十之一二疫而殍者又十之一二

今天復不雨苗將槁矣夏五日不雨苗當半槁十
日不雨則苗盡槁公家之廩已竭于上私家之蓄
已罄于下迄于明年民當十而殍八九矣去冬天
子仁惠大約捐東南田租之半今年復不有秋天
子將復捐其半乎則所不捐之半亦無從出也將
盡捐之乎則國賦無從出也而亦無救乎民之殍
亡夫天下之田天下之人所待哺也東南之田非
獨東南之人所待哺天子六宮妃嬪之膳百官之
倉祿以至沿邊戍卒之餉皆待哺于此東南而復

高子遺書 卷十二
荒則吾不知其勢之所終也。以爲國運自此而傾乎。則天子明聖宰相和同。無紛戛叢脞之擾。未宜遽絕于天。何民之困一至此也。古人有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攀龍進不。杜廟堂。退不杜江湖。而日夜戚戚皇皇。旣憂其君。又憂其民。無可與告者。不得已告之龍神。夫神龍也者。能上下天淵之間。使雨澤之時行。輔陰陽之不及者也。神則無不杜。匹夫匹婦之精誠。皆足以感觸之。誠有鑒于一念之精誠。三日之內。大沛甘

霖。易四野洶洶之情。爲欣欣之色。則龍之爲神。昭昭矣。謹引領以望。

伊川以河工成。非龍女力。先生以亢旱。籲龍神。河工人所爲也。歸德于龍。則懈勞人之心。靈雨人所不能爲也。業有以僭致。恆暘者。杜田之大人。姑以此致無聊之思焉。況也雲漢。評天飛龍之事。古人視天人神相感之際。有如一氣之通者。

代耆老祭城隍文

高子遺書 卷十二
本縣城垣圯壞鳩工修葺某等爲鄉紳推薦邑父
委用董督其役所懼人各有心難于合符惟是齋
誠自矢于神此一舉事百年永賴此十六人一體
相成譬如作室或梁或棟運斧運鑿期于成屋又
如行舟或江或河操舵操篙期于共濟人之有善
如出于己己之有善亦同于人毋居己于逸而貽
人以勞毋暴己之長而形人所短毋執一己之見
不通眾人之謀毋信細人之言輕乖同事之誼一
有私心聽神鑒神誅一切公事祈神扶神祐各秉

真誠協成大義謹以牲醴祗告始事

細民之信神者半不信神者半先生故代爲
祭告合人神以重其事夫國聽于神則亡民
不信神則肆矣

題世尊像

卽一切法是謂法法離一切法是謂無法見有法
者卽非法法見無法者卽非無法無法法法法
無法我說此法是謂佛法問佛何法佛何曾法

先生何故說此因僧求題卽彼法以曉之觀

世音達摩純陽皆此意惟張仙又說我法

題觀世音像

觀世音者反聞聞自性也自性寂然何得謂之音
實無所見何得謂之觀菩薩以無作妙力圓通自
杜聞無所聞故謂之觀觀無所觀故謂之音耳目
互用人天交修靈感靈應機本自然眾生動一妄
念大士能見能聞大士何杜這妄念的便是

題達摩

天自清地自甯耳自聰目自明只這箇便是說這

箇便是又卻不是從古無人道得一字這箇尊者
西來做甚麼共道一花五葉洩有些祕密咄捉出
真賊只是一衣一鉢

題張仙

詩稱張仲孝友者卽神也今且列星于天司命于
世世人冀昌其後者必嚴事神夫神孝友者也其
所福必孝友者也然則孝友者善其身且以昌其
後人人之嚴事其父兄當如所以嚴事神斯乃爲
能事神者矣

高子遺書 卷一
題純陽祖師像

有甚仙有甚凡三餐飯是九轉丹但欠一刀兩段
傻爾萬劫沈淪卻被多口翁呵呵冷笑說甚汞鉛
龍虎越添藤葛覷破來是家常飯無人喫

題翠峰上人像

認得這箇便是翠峰認得翠峰還不是這箇黃鳥
一聲天地春春杜何處會得麼只這箇便是翠峰

題聶端虛先生像

黃卷中相對者非聖賢
卯青氈前相對者非蒙士

邪何聖非蒙何蒙不可聖視賢師而成性瞻視必
端衣冠必正有上上根人繇斯以入聖

四勿爲乾道卽結語之惜

書玄帝訓言後

心者人之神明卽天神地祇人鬼充塞無間者也
人敢于欺君父不能掩其一念之自昭敢于傲雷
霆不能消其一念之自歉其自昭自歉者神明之
充塞無間也人乃以某神主治某山某神下降某
日欲于是祈福禳禍亦愚矣寓內稱神靈顯赫者

高子遺書 卷一二
必曰玄帝玄帝有訓言垂世陸君印初見而尊之
鑄石公之人而徵余一語余惟上帝好生見人陷
不善是自蹈刀鋸鼎鑊絕其生理汲汲欲拯而拔
之千聖萬靈立言垂訓其指一也夫人不知自心
之爲鬼神而恆畏鬼神畏鬼神而不敢爲不善是
畏刀鋸鼎鑊而不敢蹈之歟而生之也此刻廣而
陸君之德廣矣

上帝豈有言邪然其指歸之勸善不妨因妄
示真

書繼志會約

聖人之學求仁而已蓋余每讀論語而疑之仁人
心也而何聖人言仁每言事一日憬然思曰嗟乎
離事固無心卽如夫子告顏子曰非禮勿視聽言
動告子張曰恭寬信敏惠試體之日用非禮而視
不仁矣非禮而聽不仁矣非禮而言動不仁矣不
恭不寬不信敏惠亦然知不仁乃知仁夫吾之心
本恭本寬本信本敏惠視聽言動本無非禮一一
還它本色本不加毫末故識其自然者不可不勉

其當然者勉其當然者不可不識其自然者此謂本體此謂工夫聖人下學而上達卽工夫卽本體同志之友試于此求之以爲何如

書悟易篇

太極者理之極至處也其杜人心湛然無欲卽其體也先儒云心卽太極此語須善會無欲之心乃真心真心斯太極矣心莫難于無欲故人莫難于立極若但見其無形無方無際而已是見也故曰有所見便是妄奉山汪公能悟易者也其必有以

識之

敬書吾祖盆荷詩手筆後

吾祖靜成先生嘗以盆盎植荷于庭中嘉靖己未花賞之以詩是年得吾伯兄附鳳越二年壬戌再花再賞之以詩復得攀龍若爲吾兄弟兆者抑何異卯夫家之有喜其氣先應鳥獸艸木皆能兆之今以蓮兆蓮花之君子也發于盆盎小能大也常人神局于六尺君子神充于宇宙亦若是矣吾兄弟可不勉歟蓮多子者也子以及子吾兄弟之子

高子遺書 卷十二
孫可不勉歟相率而爲君子也乃所以報吾祖報天之休也歟

書唯菴先生志銘後

先生少弱稍動作輒疲必偃仰時自休息然善裁節一切不竭其意之所欲不務其力之所不勝如是者久之乃益彊無疾七十八十不衰然吾聞先生八十猶未絕欲人曰壽天植也非關欲流水不腐匪貴其積嗟乎是驅人而納諸罟獲陷穽矣人受氣于天猶子受產于父厚薄殆十百千萬倍蓰

無算故富人一日之需當貧士終歲之計貧者效富人一下箸而凍餒踵至矣且夫先生少能自裁節畜于方盛之時故氣益固迨老不衰不揣其本欲齊其末殆矣先生五十七自醴陵歸杜門卻埽棲遲陋巷中薄田僅給饘鬻晚歲支離婚嫁至不能守其田廬先生曰貧人所不堪吾以儉之一字銷之橫逆人所不堪吾以忍之一字銷之士不得一第宦不得進一秩老而喪其室喪其冢子人所不堪吾以命之一字銷之是吾銷其意之不足也

青山白雲吾遇之欣然第以散步微吟銷之長溪
煙水吾遇之欣然第以小舸蕩槳銷之空齋永日
吾遇之欣然第以焚香趺坐銷之僧廬梵宇吾遇
之欣然第以啜茗清言銷之是吾銷其意之有餘
也銷其不足而無餘憾銷其有餘亦無不足之歉
吾之所以爲吾自若也君子曰是皆壽道也宜其
壽然則先生養之少壯養之暮年者交至矣甯獨
天植哉先生得年九十一而卒其卒之年第不能
步履無它疾痛其卒之旬第不能飲食無它疾痛

蓋氣盡而止矣斯所謂壽而考終命先生自爲志
銘甚核將葬而原曾乃謁余請銘余曰先生有成
命子不可違謹以所聞于先君子者埒其說于後
蓋先生者先君子所從受經也

書成佑臺先生自志後

往攀龍嘗與許靜餘先生耦行市中遇佑臺先生
許先生趨而進執禮甚恭私于攀龍曰是真德行
也嘗館于某有魯男子事人無知者吾友馬君惟
任聞之亟爲舉鄉飲賓許侯同生爲表其門當是

時先生年八十有五越明年庚戌而先生卒攀龍
讀其自志爲之斂襟歎息者久之是豈非凜凜久
淵沒身者哉先生之生明興百五十七年矣去孝
皇之治未遠士生其間慕古遵義多獨行君子之
德吾觀先生見先民軌則焉何必貴顯今士或紆
青拖紫歿之日捫心自疚無論人口卽其自視亦
何異犬豕豺狼虺蜴然悲夫繩墨之于人大矣故
厭貧賤慕富貴而略居身之道者是賈賈于建瓴
易盡之年而不察歿生之說者也

書淇園春雨卷

春雨旣零新篁抽翠長林人靜書堂晝虛當此景
物作何酬對飲醕較奕乎焚香啜茗乎操觚染翰
乎是謂馳情玩物俗之所貴道之不載也古之至
人川觀則指逝者之如斯庭艸則識自家之意思
此何爲邪有斐何以興歌切靡何以比義于此悠
然而思憬然而會庶幾點點聲聲非爲孤負
書金鏡軒董役卷
鏡軒金君之董役也手萬金不私一介衡萬價不

高子遺書 卷十二
謬一物措萬料不誤一用程萬工不虛一晷江南
有大工役必迎致君君退然不屑也迫而後起一
諾之後百挫不恤不避嫌怨不怠夙夜不憚風雨
不辭寒暑事必底于成成必底于固而後已今年
吾邑林侯鼎昔學宮延君董其事君奉觀察公命
而來自正月至六月訖工邑之人無不德君之力
閔君之勞服君之能悅君之誠如吾所謂不私一
介不謬一物不誤一用不虛一晷者益信矣余悲
夫世之人土苴信義芻狗廉恥而惟利之視利所

杜則蠅營蟻聚利所妨則蠍射蠹螫故事無不竅
眾無不吐視金君何啻金玉之于糞壤鸞鴻之于
胆蠹繇此觀之人之貴賤豈以冠裳韋布要以自
貴自賤而已矣是役也吾友馬君惟任實首議迎
致君持之堅請之力遂得之林侯又得之觀察公
而始得君天下之事非人不成非能任人者不得
成事之人類如此

書江生癆卷

世人認欲爲心故認癆作醒須實信見前一切如

高子遺言 卷一
一
寤一切舍去之當見非寤者見非寤者而後寤亦非寤矣人禽之判只此幾希間危哉若徒寤中說寤祇添藤葛

書吳起讓八分變體卷

古篆亡而聖人之字學晦夫字心畫也目擊而心存如德從直從心直心爲德也而直從十從目從乚乚微之地如臨十目爲直也諸如此類八分以後去古愈遠書者論點畫向背徃復回互之工法備而義不存矣吾邑吳君起讓獨好八分書以示

子予不知書者予則喜君之好古今人厄匱尊疊之屬近古則貴之獨不好古之道耳有志者不爾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摹法書者然故似之也今君好書之近古者引而伸之非古不好矣甯直八分千字之間哉

書相者潘覽德卷

壬戌春孟吾師儕鶴先生書來言覽德術極奇其人有俠氣可尚也是時經撫失河西都下人心皇皇若旦夕至余謂覽德曰勿言富貴且言安

高子遺書 卷十二
危國家安吾輩安矣覽德曰不害也吾見都人士
無干戈之色今見公益信余令視諸公卿皆然豈
國家承天之胙吾輩承皇之胙而然乎若以人事
覽德言難爲券矣覽德相人必本于心曰氣色皆
心所爲也心善而吉心不善而凶有吉凶反常者
先世善不善之積使然報盡而止不可常也此其
術之通乎道者也夫惠迪吉從逆凶此千古大相
法覽德師傅得其一緒便奇中信乎天下事無不
本諸心者

書醫者喬心字卷

人身有垢贅與血氣相并盜血氣爲菴耗血氣爲
病如國之有小人所謂城狐社鼠去之不可容之
不可則身之瘦腸之痔是也而痔爲甚甚且妨人
晏坐之樂登涉之勝子年三十而有斯疾五十始
覺其害已未秋遇心字喬君治而去之不用猛藥
不事驟效以浹旬之力使藥氣沁入而邪氣沁出
滓結痂脫與血肉若不相黏者然一何神也嗟乎
國之小人亦如是而已不卽戎不用壯使膚理內

高子遺書 卷十二
堅而坳贅外落如木之落其枯且蠹者而枝榦不知也斯國手矣夫國家盛時如人之壯有疾而不自覺迨其衰而害乃見非國手惡能勝其任而愉悛乎予之疾去矣晏坐一室遊行五岳翩躚無礙其樂何如于其身之樂不能不動世之憂安得有如喬君者波坳贅之耗調血氣之和使皇路平夷徃行若馳也哉君之行也壽之以觴而志其私慨如此

治癰疽者首禁刀鍼況癭痔乎誅殺刀鍼也

小人驟除毒必他發矣保身戒悵心之言保身以邦戒悵心之事大凡妙理善術不杜悵心
醫書醫者顧仰蒲卷

顧仰蒲者瘍醫也癸未秋余病疽幾殆一庸醫之手顧君藥之立起當是時人未有知君者及是聲殷然其爲醫不乘危以要人不責報于貧人不責厚報于富人治方必先歲氣慎天和不輕用剽疾大寒熱之藥伐其原本不輕用鍼砭剔割要以輕重疾徐稱于其病而收其效蓋吾邑之治瘍者無

以上之矣往者君貧時日中而不舉火出戶悵然
迷于康莊頰而視得遺金焉君曰吾窘如是安知
遺金者不猶吾邪低回久之則遺金者匍匐至矣
訊其實而還之欣然歸以告其婦婦曰甚善若是
君不憂餒也吾嘗擊節以爲其婦更難久之君醫
果行且時出其餘以周人急曰吾念吾餒君爲人
好善疾惡得人善媿媿言之得人不善亦媿媿言
之以是見取于君子亦見疾于小人吾嘗謂君休
矣君藥籠中甯皆菖苓參朮耶

仰蒲好心事先生微言藥其病過參苓矣然
是病也昔者子貢猶犯之當藥以虞舜

書名公玉宇卷

陳伯符寫照肖其形并肖其神神者何也杜心爲
志杜形爲度肖其度者肖其神也肖形存乎法肖
神存乎悟非悟不足以入神技非入神不足以得
人之神得形者技而已得神者進乎技矣

書關僧淨六卷

僧家旣參方得設須入關自參塵緣擾擾得此靜

功豈非勝事然吾見關僧多是借好題目裝好模樣而已實無志參求性命也有焚誦者有書寫者有持咒者有參話頭者總排遣過日三年出關依然舊時人閒中日月良可痛惜吾謂關中靜坐是第一工夫靜中除妄想是第一工夫除得妄想方是工夫妄想如何除得要知人生以來真心悉變成妄想除卻妄想別無真心回光一照妄想何杜妄不可得卽是真心急自認而已日認日真必有日一聲雷震萬戶洞開方知如上所言字字是真

字字是假何者不認不真當其認時還是認者故曰是假當其真時卽此認者故曰是真此是儒者格物一設吾不知其于禪如何淨六上人欲余書入關卷余以語焉人心無妄想則已耳若猶未也當用此設

書僧卷

心月上人持不二心飯其徒眾其徒之道經于此者獲有底止無飢渴之虞夫先王之政所杜委積行旅如歸今沙門一衣一鉢徒手而之四海四民

高子遺書 卷十二
適百里宿春糧矣又何怪佛氏之徒之眾乎然以
覆載言之皆人也不養于彼而養于此皆養也一
飯之施與萬鍾之施皆善也爲善而已若曰作如
是果得如是報是有意爲善非善矣君子無取焉

書張汝靈扇

只一點靈明是人禽異處若得它清清明明循理
而動便是君子存之若任它昏昏逐逐隨物流轉
便是庶民去之人禽二涂非此卽彼更無中間不
人不禽可站立處人但見不講學問不識本心不

過是箇庶民不知己是箇禽獸于此瞿然發箇猛
省這猛省的是何物便是君子所存的這些子

癸丑仲秋桐川張伯陸先生過東林闡發心

宗多士心孚將別欲余貽一語于其令郎汝

靈兄余謂聖人之道一心而已心一靈而已

人人取諸己而足也因爲題此請正

書秦兩行扇

丈夫出世一番豈容漫漫要當猛然而思吾之此
生作何究竟世人以富貴爲究竟者有以功業

高子遺書 卷十二
爲究竟者有以子孫爲究竟者富貴遇也功業時也子孫緣也非吾所得而主非吾所得而有吾所得而有者何杜究其終當原其始吾之與生俱來者是也何物也曰心也天地間極平常極奇特惟此一字人人知之人人不知聖賢千言萬語終只說此一字世人所謂心絕非聖賢所謂心聖賢所謂心又不離世人所謂心知之一言可盡也無言可會也不知之索千萬言不得也故要杜自求求之彈指之頃得之彈指之頃如開眼見天何處非

天舉足蹈地何處非地一得則萬畢得與不得何止聖凡之分直是生外之路

書秦開陽扇

學者將凡情聖解盡情舍去放他自然明覺出來日用間聽其分別是非應去如此而已此自然明覺何物也索之無朕究之無象執之無迹無思也而自來其來也又無不能思無爲也而自至其至也又無不可爲神矣哉請觀日用常行內誰號先天太極真以此讀聖賢書不爲尋行數墨矣

書友人扇

凡人而可至于聖人者只杜慎獨獨者何也本然之天明也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也是卽知其爲是非卽知其爲非匪繇思而得匪繇慮而知卽此是天卽此是地卽此是鬼神無我無人無今無古總是這箇知得這箇可畏卽便是敬不欺瞞這箇卽便是誠一一依這本色卽便是明這裏打對得過便可建天地質鬼神俟聖人于百世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慎之也

書友扇

人心須常息息止息也息則生矣復于未發之謂息但自反昭羣妄了不可得習之久而自能復也

書扇

存心必繇靜坐而入窮理必繇讀書而入靜坐讀書必繇朋友講習而入從事于斯其益無方其樂無方非天下大福人不得與于斯是入德要訣卽舉業要訣也

書周季純扇

學以知性爲事知性以知天爲事何者性無象可
卽天舉目卽是見前虛空皆天也知天則知性人
心無事上下與天地同流令人見大賓無敢不敬
豈有與上帝相對越而不敬者乎故曰終日乾乾
終日對越杜天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故閒居爲
不善無所不至何足怪哉學不知天卽勉彊爲善
非誠也

書朱仲增扇

君子所杜增重何與說杜易之鼎鼎之初曰出否

二曰有實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凡物欲之非吾固
有者一切洗滌之所以出否也學以聚之間以辨
之凡德業之爲吾固有者及時進修之所以有實
也于是乎雉膏可會公餼無覆爲五之金鉉上之
玉鉉而增世之重也夫增者生于減也減以出否
增以有實惟其出否所以有實至于減無可減斯
增無可增而金玉其質矣

書趙維元扇

人有此身卽有此心不知有其心則不知有其身

高子遺書 卷十二
人有此心卽有此性不知有其性則不知有其心
人有此性卽有此覺不知有其覺則不知有其性
覺斯敬矣敬斯性矣覺者乾道敬者坤道何以言
之夫人之覺不知其所繇來不知其所繇來者天
也所以覺者繇不敬也繇不敬而覺覺斯敬矣覺
者心也敬者身也今人四體不端見君子而後肅
然端焉所以不安者非繇見君子而然其性然也
見君子而性斯顯耳故心覺而身敬者坤承乾也
乾坤合德則形性渾融久而輒凡而聖矣故君子

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不克終日聰明睿智皆繇
此出學不務此萬事俱鄙矣

同志約

往來用單帖隆重則用折柬

過從相敘肴用葷素六簋果榼湯點可有可無不
專席不殺生

特設相邀肴用葷素八簋五果一榼一湯一點用
一生不殺更佳

甯損于約之內毋益于約之外稱家而行卽一腐

南子遺書 卷十二
一菜不爲簡益于約外者客辭不饗

遠地相訪晤言旣治主人不復至客舟荅拜

右雖細事可省浮費以養廉可省煩勞以養生可省物命以養福可杜奢侈以示後可敦朴實以維風凡我同志願相與堅持之

同善會講語 三條

這箇同善會專一勸人爲善所以勸人爲善者且不要論善是洩當爲惡是洩不當爲的道理中間極有大利害不可不知我等同縣之人若是人人

肯向善人人肯依著高皇帝六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如此便成了極好的風俗家家良善人人良善這一縣一團和氣便感召得天地一團和氣當雨便雨當姓便姓時和年豐家給人足豈不人人享太平之福若是人心不好見識矮邪見箇善人便叫它是沒用的滯貨見箇惡人便叫它是有本事的好漢看這六句言語是喫不得著不得用不得的古話一味凭著自己的意力一切非爲要做便做一

此句有說
不盡的道
理

人作步十人看樣便成了極不好的風俗這一團惡氣便感召得天地一團惡氣雨暘不時五穀不登人民疾病疫癘交作兵火盜賊出于意外不知者皆謂氣數當然不知氣數是人心風俗積漸成的此非迂闊之談昔年福建興化府人作惡異常有識的人皆說道此城必屠不數年間倭子來獨攻破興化府士民都被屠殺若不是人心風俗所爲何以有見識人先說杜倭子未來之前可見一家爲善便是一家之福家家爲善便是一縣之福

我等各宜真心實意做箇好人做好人雖喫些虧到底總算是大便宜做惡人雖討些便宜到底總算是大喫虧急切回頭不可走差了路害了自家又害子孫又害世界

第二講

這同善會今日是第十四次了會友有百餘人人人皆出自心自願可見善是人的本心爲善是人的本分事如著衣喫飯人人喜歡做的從此歲月日久凡杜同善會中人看得一縣中老者貧者病

高子遺書 卷十二
者从而無葬者真如一家之人痛癢相關有無相濟這一段意思豈不是極好風俗天地神明所極喜的凡社會中受施之人自然思量這箇銀錢是善會中來的豈可杜不善處用皆當興起善心爲子弟者愈思孝親敬長爲父兄者愈思教子訓孫各思勤儉生理各戒非爲浪費這等方是同善之意所助雖微所勸甚大不虛了此會我等生杜世間百年有盡所作善業惡業浩劫無涯過了一日便漫了一日所以吉人爲善惟日不足這箇身子

子孫大家要教訓它生理是該做的人人做自家該做的事各有過活非爲是不該做的若做不該做的事各有辜名但看世間盜賊那有不破的但看世間嫖賭打降告狀詐人的那有善終的到得官府訪拏囚禁牢獄之時想著那街上本本分分肩挑步儻做小生意的人也都是天堂何苦只貪暫時快意造成無窮苦楚今日聽得這言語各要立定主意做箇好人鄉里也尊敬子孫也流傳父母尊長都喜歡就是漫有父母兄長的人人也稱

高子遺書 卷十二
道這是某人的子孫某人的兄弟如此學好父母
兄長也增光彩祖宗也增光彩這便是孝順尊敬
的實事比那三牲五鼎供養的也還彊勝些做好
人有說不盡的風光說不盡的安穩都從今日這
一點念頭上起原是好念頭的人愈要堅固原是
不好念頭的人就要轉變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急
急回頭還嫌遲了

高子遺書卷十二終

邑後學周士錦校字

